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八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門人 蕭奎黎明編次

碑銘

大元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左丞夏公神道
碑銘

公諱貴字用和姓夏氏宋名將也世居招信軍曾祖諱
春宋贈太子太保妣王氏河內郡夫人祖諱榮宋贈太
子太傅妣仇氏永寧郡夫人考諱青宋贈太子太師妣
用氏安康郡夫人初太師見永寧墓有蓮花及改葬乃

自口出因不復改太師始居安豐公生龍陂年十二喪
太師十三喪安康郡夫人廬墓泣血且病憊不勝喪有
虎於野燒中啣一燒鹿置廬側一老割肉食公公始甦
公生有異質尤能遠視暮夜必見所射箭落處立拾以
還人以夏夜眼稱之宋紹定二年閩寇攻陷城邑閩帥
請調淮兵公從制帥以偏師手獲其渠戮諸叛卒事平
見知呂武忠公端平元年從趙忠靖公入洛拔開封府
歸德府先登始用前平寇功賞爵初階嘉熙二年升准
備將是歲安豐圍急公以先鋒築土圍於濱江瓦步因
植五色旗幟於廢寺林落中間道潛師渡河以空寨設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疑城于瓦步望者以疑城為屯援兵空圍城兵以攻瓦
步竟劫空圍復還安豐則赤幟徧城頭矣始潰圍去
嘉熙三年壽春府以圍久食盡告急公與呂武忠定計
公以先鋒夜戰一鼓盡平諸寨糧道已通命各賞軍陸
路之糧半進半撤直抵壽春城下明旦元師見城下所
撒米甚衆駭曰米入城中不知其幾矣皆欲解圍去公
命舟師人持兩囊磚石囊兩兩相繫競擲棄橋上橋壓
沉水底人船魚貫而上兵食俱進迄全壽春淳祐六年
趙忠靖開督兩淮調淮西兵援高郵公以百兵往赴之
忠靖劉公養銳公曰不可問復濟師否曰不可即部軍

夜伏於高郵寨外令軍中以箚笛為號公以十兵伏寨旁夜三鼓有口哨作聲巡警四圍者公亦領十兵效其聲而混之徐發一響砲寨中夜亂自相攻擊公一吹笛伏兵四起入寨中所獲人馬器甲無數寶祐四年揚州被重圍公伏兵白馬廟前大捷解其圍五年丞相賈似道問荆山形勢公曰荆山在渦河口與塗山對峙淮流貫其中而入海兩山東之如人咽喉一有鯁則安豐壽春斷則淮危矣謀報有欲城荆山者公親板榦以率將士得石隄於巉岩下得古井二十有四於榛莽中石可鑿水可食不踰月而城成後至者以數百艘載畚鍤具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無所施以功陞吉州刺史知懷遠軍六年除兼河南招撫使尋加壽春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開慶元年為懷遠措置戰守是歲澣潢已渡漣水已破淮遠將士有欲棄船以遯者有欲獻門以叛者賴濠州援至公固守百五十日重圍中復全懷遠被命詣行在所宋理宗召見便殿問澣潢已渡奈何則以肅清自任陞辭夜出賜金帶一銀五伯兩賞將士各有差會趙忠靖開江東西聞於隆興公以兵至豐城忠靖親詣撫其軍朝廷科降五十萬尋有旨駐臨江忠靖密謀隆興築城公請調舟師出湖口則隆興可無築也未幾宣聞調夏金吾兵出

江上流明年為景定元年公即至九江進兵鴻宿洲捷
漳源得舟三百餘艘戰黃石港得馬三百餘疋遂復壽
昌軍戰黃州團峰得舟七十餘艘去白鹿磯二十里而
近時南北兩岸氈帳為滿先是下流舟師多失利公以
計悉引兵浮橋上流晝攻夜劫其北岸以舟師陣於白
鹿磯浮橋下賈丞相督戰公方率舟師交戰夜登岸陸
戰奪所掠耄倪三千餘人還有忌公功者讒於朝謂公
不戰南岸而戰北岸公以書遺丞相謂氈廬雖滿南岸
而輜重盡在北岸所以夜劫晝攻于北岸者攻其所必
救也俟其拔氈廬以救輜重因掃其南巢以速其北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出三日江可肅清矣乃部分其軍出戰某軍斷橋先
上橋者有上賞次者次之違者以軍制論每夜五更一
點至橋下橋上皆設備公皆不戰而退是夜先一更至
橋下公子松最先上橋推橋上兵悉投之水次戴祥次
蘓才併力而上一鼓而橋盡斷明晝奪其舟明日江南
無一騎明日江北無一舟江面肅清上功班師沿江諸
郡夾道爭迎相賀更生除松環衛官賜金帶尋除許浦
副戎帥似道屬公收復漣水公請淮安得淮安會李松
壽哨突境外公出奇兵潛伏南渡門擺舟師往來彌勒
浦伏兵掩襲魚梁溝之哨騎出船奪犯劉伶臺之戰舟

謀報松壽將築南渡門外廢城公領兵水陸並進戰走
松壽僅以身免捷聞有旨乘機復漣公條上事宜乞步
軍五萬馬軍三千仍督軍餉先期至軍明年公帥兵船
並進復漣水軍東海軍西海州賜官會百萬貫金帶一
明年賜溧陽田三千畝公因建第溧陽掘地得錦龜理
宗書瑞龜堂以賜之明年命公帥兵入蜀尅復成都開
蜀閬為重慶前閬調兵船入渠江運渠糧至虎相城下
糧不能達公以計命都統王甫一鼓而進糧達渠州方
率兵船會張珩并力攻虎相城下有日監軍呼延德乞
移兵牽制潼州人馬之援成都者公即調督萬壽孫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等去虎相往潼川是歲宋理宗崩度宗即位明年公潛
師從資江而上舟行無人之境出劉整不意殺其兵將數
千餘人奪其所脅驅老幼萬餘人整以傷婦衆皆曰蜀
被兵以來未有此戰咸淳二年城三台山立為涪州遷
涪之軍民以守之始引年納祿乞歸田旨不允明年始
定計進渠糧不用糧船惟囊米藏兵船中虛聲調督萬
壽兵船攻青居山調張珩兵船攻虎相山兩城堅壁自
衛各船軍士人持一囊米至虎相城下徑上渠城輸米
渠倉別城叙州北岸登高山以遷叙之軍民張虛聲攻
成都以救嘉定府雅江之急收復廣安軍生擒其將猷

俘於宋遼宋南郊奏捷于郊壇之下除寧武節度使加
食邑五百戶寔封二百戶四年名赴行在除沿江制置
副使知黃州五年除權荆湖安撫置制大使湖廣總領
四川策應大使知鄂州六年乞回黃州七年乞致仕九
年除檢校少保除淮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廬州公開
淮西制閩方依山築城親率舟師為東西正陽之行十
年度宗崩幼主即位母后聽政有旨上流應援而公子
松戰死德祐元年賈似道潰兵魯港公歸守合肥除開
府儀同三司率淮西諸軍入衛公以合肥重地長子富
先守招信乞命富守廬州而富死招信公痛傷二子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死國事可知明年二月為大元至元十三年公以淮西
歸附三月被召四月朝世祖皇帝於上都開平府奏對
賜宴者六有旨條具安民事宜公條十事以對賜金織
衣玉帶靴帽鞍馬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參知政事行
中書省事十四年二月陞左丞十六年十月八日以疾
薨于維揚之第生宋慶元丁巳九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
三遺表奏聞官其子孫公在宋由進勇副尉積至修武
郎陞武畧大夫五轉至親衛大夫特授開府儀同三司
由淮備將副將升正將州鈴路鈴正副戎帥都統制歷
知泗壽連水懷遠重慶淮安廬黃鄂揚等郡歷河南京

東招撫使淮東西安撫制置使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
由濠州團練使福州觀察使至保康軍承宣使寧武軍
節度使最後兩淮宣撫大使帶朝職為閣門祗候宣贊
舍人環衛官帶御器械左右領衛將軍右領衛大將軍
左右金吾衛上將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樞密都承旨檢校少保至樞密副使娶謝氏
累贈安定郡夫人先二十七年卒繼趙氏宋封晉寧郡
夫人先十五年卒繼賈氏宋封新安郡夫人子男三人
富左武功大夫左領衛大將軍知招信軍先四年卒宋
贈保康軍承宣使松宋和州觀察使知和州兼管內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撫使先五年卒宋贈保康軍節度使謚壯肅栢嘉議大夫
岳州路總管女六人長適總管陳起次適某某孫男十
四人貽孫中奉大夫淮西道宣慰使壽孫宋保義郎帶
行閣門宣贊舍人主管淮西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
字質孫奉議大夫瑞州路新昌州知州贊孫鴨水縣尹
資孫順孫賜孫承直郎吉安路永豐縣尹貽孫賙孫賙孫
孫賑孫文炳承事郎漢陽府判官次某某賜孫為永豐
之明年謁予於廬陵曰先公以至元庚寅九月丙午葬
逮康幕府山之原於是四十九年矣而墓隧之碑不克
立賜孫不肖敢頓首再拜以請又曰先公既貴有英公

子孫求通譜先公謝本武卒不敢譜丞相及建節民有
衝節者法當死先公即釋之曰我今日方始見節彼惡
知之先公嘗所伏虎及宋將亡見先公而虜殺之由是
內附余惟公方起行伍從呂武忠趙忠靖賈魏公數出
奇計立戰功拔重圍當是時豈顧慮死哉公累疏乞歸
田里豈貪祿位者晚取節鉞致使相年垂八十矣而猶
次宋一死豈非天乎天將興元為古今所無之混一長
江不波怒潮不信況淮民創殘羸老孤兒耶使公遺表
獲上於咸淳之末年勲名與張韓劉岳並矣銘曰
維夏后氏功在萬世有國胡越皆其苗裔維夏開府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狄武襄奮自我伍不譜文莊善由保傅永寧是述有黃
金蓮自其口出達其墓域施于太師為安豐祖毓慶龍
陂昔宋未亡鷹揚我武為宋虎臣折衝禦侮爰立戰功
戰功孔多其聲赫赫其勇番番維此淮浦士如虢虎維
此淮濱士如屯雲皇元肇興奄有南土江去其限潮息
其怒嗟尔淮浦孰離其伍嗟爾淮濱孰澳其羣帝謂開
府昔爾吾敵今尔吾臣此非人力天之所廢不可興也
敷天之下孰違天者臣貴拜稽臣罪當誅臣事陛下臣
耄何如帝謂開府嘉尔耄勤我有好爵以旌尔勲淮人
見公如見父母至今遺老傷心開府公所伏虎晚知公

心昔者啣鹿豈知有今煌煌節鉞存者國圖振振公子
見者驚呼幙府之原厥有賜田子孫霜露以世以年刻
辭于石以永斯阡嗚呼開府悠悠蒼天
循州路同知總管府胡朝列夫人文氏墓誌銘
夫人諱孟端字月卿曾祖時用宋贈大傅永國公祖儀
宋贈大師惠國公世家廬陵之富田廣西宣慰文公璧
之女同知循州路總管府事胡植之妻卒年三十有五
其孤孝友孝恭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樟林之原先葬其
兄陞以書眎余以其狀屬予銘余惟婦德內焉得銘獨
銘夫人不辭文氏繇丞相死燕聞天下余以里諸生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宣慰通家友陞知其父兄知其為循州復讐事甚悉故
銘不辭夫人於家為淑女善事父不逮事母而厚母黨
如母存既嫁不逮事舅姑而奉長上如舅姑禮其睦族
姻也仁其逮下也惠不幸變起參商循州死而賊不討
孤寡危疑不可知又柄持其資斧使之絕終不得萬一
有所因控夫人痛心疾首盡脫簪珥密裝遣北首者間
道必達既罪人得猶展轉幸脫及臺臣以聞制下悉致
於辟還孤寡以其資夫人始克葬循州以禮賞行者各
有差教育其孤至是男可婚女可嫁次第終修復其先
廬以祀以居而不幸抱病以死嗚呼今而後有以見君

終行

子地下矣方循州不幸時友始七歲恭始數月覆巢之下萬無完理胡氏世祀不能以髮微夫人專一警敏則死者永已生者亦豈尋常顧復之所能全也哉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王者尚不能行於其下况同列乎况婦人乎夫人卒能以討賊存孤者天也夫人為婦十年而家難作為母九年其間脩極危苦者七年而後僅定三年之內日不暇給而所樹立遠矣予既得孝子於忠臣之門而又得烈女于忠孝之家故樂為銘夫人生已巳四月二十五日卒以大德癸卯十月八日子男女四人女靜貞許適兄子寄以靜壽銘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是次

讐一也荆軻豫讓危苦而難成孤一也程嬰公孫杵臼僥倖於萬死而一生彼烈丈夫而此女英嗚呼安得太史公復起而與之銘

資善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回會墓

誌銘

泰定二年夏五月廬陵太守信都吳侯繹以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之弟自當見于郡博士劉岳申而告之府尹以忠清直亮結知五朝歷官中書樞密叅預遼陽江淞為時名臣天子思其賢能召為今官此其弟也願為博士弟子敢請岳申受而教之越四月自當跣

而哭再拜曰無祿先兄即世家貧子幼自當當歸歸治
喪葬敢辭吳侯又助之請曰朝廷失一名臣奈何咨嗟
垂涕洟太息者久之岳申聞而悲之越三年自當狀其
兄歷官行事以請銘于廬陵岳申受而序之曰公諱回
會本哈刺乞台氏成宗即位用樞密院臣奏名見上都
慈德殿命宿衛皇太后積勞為宣徽院都事中書左司
都事武宗即位兼監修國史府諮議叅軍進奉政大夫
陞左司郎中賜鈔三千二百五十緡金帶一至大二年
陞中順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四年春仁宗即位初上居
東宮時嘗稱回會乃太皇太后宿衛舊臣宜令仍內供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奉又嘉其叅議中書能屢定大計賜東宮經史至是轉
大中大夫仍叅議中書省事五月馳驛奏便宜事於宣
德行宮上悅其言賜御衣一只孫三十六月遷兵部尚
書尋改禮部九月上遣工部尚書鄭允中賜金帶一十
月遷正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皇慶二年春陞中奉大
夫昭文館大學士仍同僉樞密尋命陞補劉僉院缺時
劉以銳軍寔留江南公奏人臣宣力於外陛下不宜遽
奪其官臣亦不宜奪同僚官臣死不敢奉詔上曰朕無
食言比劉歸命為禮部尚書公勉強受詔即稱疾劉歸
署禮部事然後就職九月命宣慰淮東賜鈔二萬以給

其行公固辭且辭行上加賜海東白鶻且命之曰以卿
賢能遣卿鎮撫淮東遇天壽元正馳驛來慰朕意公奏
國法無故不得馳驛上即解所御衣手授公以為信公
拜辭至官訪問江淮民所欲惡悉罷行之民大悅延祐
元年十二月詔還朝明年二月命宣撫河東陝西道用
諏詢得平反寃獄百餘決滯訟千二百餘黜減吏罷冗
員二千餘人使還河東為最明年擢宣徽副使進通奉
大夫有旨極治兩淮屯田覈田千七百有餘頃糧千四
百餘石牛七百餘頭起鈔六萬二千三百餘定名還拜
遼陽行省叅知政事大興遼學以化遼人五年召還改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壽福院使升資善大夫七年英宗即位拜江淞行省叅
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治中書省臣奏行省官治有成績者
以公為首上賜公織金段表裏七月丁萬戶憂三年丞
相拜住奏起公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公固辭乞
終喪不允今上登極自內府供需邊臣賞賜人馬糧食
倍率以什公不動聲色而一時肅給都城百姓見公馬
上皆曰微公吾屬死且不給是歲十二月立春公奉土
牛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上悅賜金段表裏各一皇
后賜金錢若干歲餘都城大治朝廷議委公鈞軸而公
以恭定三年五月九日暴病薨於位朝廷賜錢萬五千

緡宰臣率百官親臨其喪率僚屬皆賻其家遣中使郭
某護公之喪以歸丞相以下皆送至國都門外都城民
咨嗟嘆息有流涕痛哭者以其年七月十四日葬信都
先塋年五十有九祖諱脫密刺溫後世祖皇帝伐宋征
叛王阿里撥科討李壇以戰功多屢賞白銀還師至冀
之信都因家焉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上輕
車都尉追封信靜侯父諱那海從定泐東西功最升千
戶至大中起遷中萬戶朝請大夫鎮潭州仁宗即位召
見授蒙古漢軍上萬戶鎮溫台二路母大倫乃蠻氏信
都郡夫人娶孔氏信都郡夫人子男二奴奴後公一年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卒童童甫十歲女一適月龍帖木兒先卒公通儒書識
治體先後贊賢相嘉謀密議為多而終始不銜嘗扈蹕
見衛士困苦居民多由新軍惡少遂令新軍人歲齎老
軍錢若干縱新軍歸田而不去其籍比一歲除新軍六
萬人省行糧萬計在遼陽日聞故左丞相竇某無後嘗
有妾孕而嫡不容出傭某氏而子生母子皆沒為奴公
召見其子狀類左丞倡以俸率佐僚贖其母子歸諸竇
氏嘗朝仁宗皇帝別殿見近臣疾趨出公徐入玉色殊
不怡左右無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闢戶
久之復手命公闔戶又久之命公取其物敬奉以前公

出左右入翼日平章蕭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
憂形於色左右望走獨回會色不變彼望走者皆內愧
於心者也回會自信無愧朕亦信之乃命畫工寫公容
以賜公又嘗手書用寶命中書授公榮祿大夫公拜授
璽書曰臣寶藏之榮已極矣無煩中書為其見知如此
公被遇五朝三十年如一日而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用
公尤切歷官二品祿賜外他無餘財死之日家無以為
葬繼喪冢嗣遺孤孱弱聞者憐之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自古忠賢竭其肺腑其所結知皇天后土忠有不遇而
被盜菑其身已矣而勸方來惟公忠勤奮由宿衛匪公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忠惟聖曰睿察公於微知公於細可以危可仗以
濟五聖一心曰惟賢公賢公固逢時亦不愧天惟公家
貧固其常理云何不仁殞公長子蠖有屈伸葉有震業
是故達人常在孤孽惟孝惟忠有子有弟天報善人是
宜委社刻辭貞石俾民廢慝五大元宣武將軍韶州路達魯花赤愛不哥察兒
太祖聖武皇帝受天明命龍興朔方於是虎賁之臣鷹
揚之士雲合響赴莫不策功帝室流慶後嗣若達德履
台氏者在和林之外千餘里以畜牧為富以力勇為雄

世有都刺合之地自推其豪為部長至廼丹聞太祖起兵即率衆來附詔隸大師國王遂從收雲中九原取遼西慶金兵三峯山下所向無前國王以為能娶忽刺真氏生二子曰忻都曰合刺合刺生子紐璘而沒忻都以材武事太宗又詔從大師國王定地河朔平愛陽穀風土留妻子居之其後數有勞國王以為可大用然再世立功皆不獲年而沒國王深悼之忻都有九子曰哈刺曰朵忽蘭曰瘦叟兒曰阿里迷曰愛不哥察兒曰忽里罕曰萬奴曰衆家奴曰忙驢皆勇力絕人謀智捷出每從征伐常先諸軍自太宗至世祖凡四朝一門被重傷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一人死事者四人阿里迷從伐西域力戰重傷上榮賜金帛有加紐璘忽里罕及阿里迷之子高奴皆死北征萬奴死南征惟愛不哥察兒仕至韶州路達魯花赤享年七十二其後為最盛韶州公軒岸奇偉美須髯多謀畧然居王府恂恂謹飭至大元年薦授宣撫將軍韶州路達魯花赤到郡摧強拉暴以掖善類黜貪屏惡以正人心興學校以明教化為舟梁以濟病涉君子頌其美小人懷其惠布政優優若素習者皇慶二年正月十七日卒於位遠邇驚悼莫不喟曰天遽奪吾良牧明年八月某日嗣子訥懷奉柩歸葬陽穀縣東娶謝氏繼茶

倫失了氏二陳氏生子八人長訥懷次增城縣達魯花赤塔塔兒台次脫脫次東平鎮守千戶住兒次東莞縣達魯花赤帖木兒次仁化縣達魯花赤閻兒教化次五十次六十女五人訥懷廉貞端直正色立朝武宗聞其名拜監察御史累遷陝西行臺經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吉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所至揚清激濁吏畏民懷食蘄飲水如服葦素泰定四年制贈祖忻都某官父愛不哥察兒某官祖妣王氏妣謝氏茶倫失了氏並追封某郡夫人妻禿伯氏壽張縣君初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夫人謝氏陳氏葬韶州公兆之東南將以某年月日遷柩合葬焉請推先世之德紀天子之賜刻石墓道以垂永久惟公之先明天地之運審歷數之歸率衆效順從我太祖深忠大節著在累朝今天子不遺勲舊申飭卹典疏封錫土用奮忠良德至渥也敢不執筆稱述以為臣子之勸乃作銘曰

昔在太祖啓運朔方洗洗王師雷動八荒粵有令族達得履台歸我真主奮我長材有駢其弓亦白其馬從王于征川野赭父忘其偷子失其危兄斃於前弟復繼之羈弓累朝荷戈萬里祿不待年進未及止有開韶州

召父杜母以為祥風以為甘雨惠流海陬名照天下詵
詵公子各有民社維長維賢曰吉安公繡衣霄漢白簡
雷風爰佑大藩爰撫疲氓庶公大威不伐不矜天子嘉
之愛及乃祖載疇尔庸載錫爾土有堂其封陽穀之東
宜尔子孫弗替益隆

高師魯墓誌銘

延祐乙卯春江西經理民田贛寧都民蔡五九脅從其
州三鄉以叛事聞命三省兵討之於是承平日久將吏
士卒類不知兵久乃授首方事之殷連數郡騷然莫知
所出衆謂使高師魯以恙殄殲者易易耳豈以此狗鼠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輦上煩聖慮哉師魯諱洙世為吉水人自吉水永豐寧
都外罕有知者而所至寇尤暴驚者尤畏服之師魯何
自得此聲哉師魯從父君和攻賊巢為先鋒從官軍分
屯漆婆嶺夜二鼓發一矢盡走東坑諸賊劫營者嘗伏
死士盡獲前所劫營諸賊又嘗從數騎營下奪曾山賊
百餘人所掠婦女輜重牛羊而縛其渠以歸然後解甲
哭其妻母以罵賊死者而盡還其亡失其後賊衆數千
報怨逼近境百餘家倉卒不知所向獨馳二騎直抵雩
都山麓望賊未進空滿殿後帥髦倪百餘口以歸與賊
分道接轡徐行賊不敢犯戰柵外賊歟去五里下寨夜

半方熾火飲師魯間道出賊後憑高射鵲矢賊大驚盡
委器刀於道而走從總管張侯懋代父守東坑東坑平
攻高原高原拔討安成永新諸溪洞安成永新平從總
管張翥獲空坑渠賊十一人而永豐明德平擒諸逃賊
或配役朔方逃者或破械郡獄逃者皆就戮而郡鄉邑
平從叅政王公某討鍾明亮為後助而明亮破計前後
所捕獲所拯救何限方省憲郡縣危急責成望救皆響
應皆賴以集皆錄其功愛其才然卒不能一命以布衣
死尚得為信賞不負當時士也哉師魯事母邱夫人以
孝聞嘗疾草衆醫謝去盡獨夜露禱及明有差而更壽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年事兄能弟能撫其孤教二子雖兵寇紛糾中能與大
父以下食指千餘同爨共食如一日尤輕財急義感激
慕古節俠士嘗脫世族一女以還其兄教姻黨諸子以
迄于成事父客厚終身尤愛敬師友禮負士結湖海諸
公貴人四方賓至無虛日食日調給迎勞宴賄皆盡歡
去而家故無宿春善議論磊落傾竭喜金丹道術地理
方技種樹之書間取洛花名品列植為圃與客飲酒賦
詩其中嗚呼又何其風流文采也須溪先生嘗謂金高
君和都統才其子師魯英傑有父風予亦謂使君用世
世用君必光明俊偉又使君恒用族里族里善用君可

至今完美有加無恙而卒參差齟齬以死使人有餘憾而撫事興懷有可慨者遂使庸惡陋劣之鄙夫得以坐大稱雄豈不可為痛悼哉高氏出唐節度使駢子某為潭州判官徙廬陵又徙吉水曾祖某祖某父某湏溪先生寔銘其墓娶某氏子男某生宋景定庚申十一月十四日卒皇慶癸丑六月十五日葬某所以某年月日祀留京師以書抵其客郭去非狀其父功實以授劉岳申受而哭之曰師魯與余同歲死之日年五十有四矣方今四方無虞無所用師魯第使士不幸造次顛沛安得師魯哉大史公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乃為之銘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嗚呼師魯用則為虎而無用武嗚呼師魯

揭曼石云郭以是以詩見

胎且令寫高師魯碑師魯名洙吉州吉水人好勇有謀畧至元中數大破賊環吉之境賊無敢嘗者有司上其勞不報年五十四卒家甚貧其客郭以是劉高仲買石刻碑于墓其文則高仲所為極高古書畢就以詩謝郭并呈高仲

元故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宋名臣趙忠肅公有玄孫曰巖能狀其師張奉常行誼以求銘蜀劉傳之名御史以授其友廬陵劉岳申者曰奉常楚材之良者也宜得君銘君宜銘予感忠肅家教又嘉傳之臺評不敢固陋辭奉常諱圖南字則復息堂其自號也其先世家廬陵安成自其父徙長沙遂為長沙人

自宋季已知名見知故相江文忠公至元辛卯徐公琰起公為嶽麓書院自是為濂溪為紫微宣慰趙公淮聘公教其子若孫翰林廬公摯薦公可翰院可提學又移書時宰極道其才美至大戊申授辰州路儒學教授辰學始知有教養新學歸田為校官最嘗策羣蠻反覆條上便宜于郡皆如公策延祐甲寅詔下興賢湖廣起公主文丁巳再起公如甲寅當時江南三省獨稱湖廣得人庚申江西起公如湖廣江西一二名士寔出公門生海北湖南兩憲交剡上其名寔至治壬戌以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奉禮郎致仕其冬十有一月十四日以疾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於家嗚呼國家有科目而海內無經師欲為士者不患業之不精不可得也欲為士者不患有司之不明亦不可得也余聞公講學于鄉校於及門湖湘士人人自以如得所歸公亡悵悵無所如往如有所失嗚呼如公不尚有舊邗曾祖元章宋登仕郎祖光祖宋漕功父羽妣鄭氏繼劉氏江氏公江出也蚤孤而壹其孝於母父事叔父而讓其弟以其資娶嚴氏繼歐陽氏子男四崇嶼岳幽女二孫男二葬長沙大賢鄉金龜阡以某月日銘曰嗚呼先生如此而已其存者長如彼湘水欲往求之門生兒子

元故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聶以道墓誌
廬陵當宋季崇正殿說書歐陽公權以德行文學為學
者師宗其高弟弟子為聶先生淳字吉父劉先生辰翁
字會孟二老一時齊名並立而聶先生母弟濟亦由是
知名以道其季子也聶氏世家吉水有隱德至先生而
以文行顯以道兒時聞丞相信國文公與其賓客故人
師友其世父逮事世父又親見其像刑從予游益知有
父家學必不可為庸衆人以老益自拔起嘗錄永豐邑
校即去之從其父官永新學正又去之從江西省幙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賢有才者讀律為用世之學由江西舉於憲府試吏臨
江移豫章會貳郡廉戾以選為權貨市舶侯君有素載
與俱北侯歸舟無番貨一童一物御史衡山奴察舉之
江西江西調補東粵名益聞延祐初廣西帥府署為帥
掾會猺獠為變有旨直抵賊巢君單騎深入宣明天子
威命爾等自速厥死罪在不原我來活爾爾曷不自新
保尔父母妻子尔眾自擇眾聞聶以道來皆釋兵羅拜
降者三百七十二人羣獠皆平總戎上其功最海北嶺
南憲府舉最以聞達於省部遷湖南帥完者不花方以
重臣移鎮風威震竦莫敢仰視獨委重君君秉正直而

濟以剛柔罔有敗事尤尊禮賢士大夫如宗令尹道傳
張太常圖南以風厲四方罪狀常寧安化諸豪根株痛
斷屏之遠方豪黨為絕裁減歲製上方緡帛官買紙直
可數萬緡掾史湖廣時湖廣鹽法廢壞已久從叅政海
南以上命權牢益盡除老奸宿蠹拔塞本源無遺餘者
天歷聖人潛邸瓊管聞名召見賜宴加勞癸亥鄉試建
議禮聘名士五人為明有司是年湖廣得士稱最授承
務郎道州路江華縣兼勸農事以興學校勸農桑為急
先歸流民三百餘戶墾良田十餘頃豪民自歸其詭寄
奸民自絕其訟獄賀連猺獠相戒毋犯江華奉使入境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遣騎邀迎議讞疑獄所平反皆允當廢黃泥渡別通道
使民運米鹽水潦至不為民病奪豪民三百年占民水
利還溉良田數萬頃歲旱民不為憂去之日父老童稚
涕泣邀遮塞道請必無棄我既去民爭樹碑頌功德者
九十有二而刻石山崖誦水利一事尤著明以為江華
永賴湖南分憲南臺御史海北廣西江西憲使交舉悉
上之臺明年上御興聖殿中書奏至江華縣尹聶以道
授武昌路推官上驚訝聶以道非廉吏邪今才為推官
何故叅政阿榮素不樂君謬對武昌訟獄繁多非聶以
道不可治以道貧非祿田不可活上遲回久之明年中

書竟用為推官翰林集賢奎章皆為文字備述其事以
送其行而奎章虞伯生歐陽原功詩文為更可誦可歌聞
者嗟惋至官盡心獄事獄無大小必使獄訟無差而然
後不其不然者必從輕議所謂實無不竟否即議釋
大官雖盛氣不能奪及錄囚至郡輕繫固無留獄重羅
亦無辭罰五府覆核無異咸謂列郡皆如是可無錄矣
湖北分憲西臺御史皆以風憲舉湖廣平章月魯不花
以內大夫來下車即問聶以道安在威順王尤加禮見
其冬至京師宰臣以河南水災給驛驛命召往賑之賑已
復給驛還沿道勸課農民樹藝桑棗以助歲旱民爭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趨比還青青載道已千餘里衆謂此舉在救荒上拜朝
列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經歷益敦教化以肅
頑時憲長方議徙故平湖書院為老子宫君力爭不可
奪還書院平湖以新又建議沒大官不當沒其命婦為
人妻孥益勵守節者語聞者為甲令令詰奸刑暴有益
治體者佐上官力行之必不可奉私喜怒愛憎以出入
人人自以無寬移疾乞歸監察御史湖南憲使湖北憲
僉合詞舉置言路海北憲府移文問候河南右丞湖廣
左丞各舉官其理問所明年九月十六日中書特奏為
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給驛即日

就道晝夜兼馳以十一月七日至豫章感寒二十八日
疾革惟恨不能報國一語不及家事夜分終於驛舍享
年六十有一男讓至自長沙奉公之喪歸吉水妻劉氏
子男四恭宣季讓女四壻趙友仁曾中次許龐汝德次
許歐陽連孫男二廊孫蘭孫女二以庚辰某月日葬州
之折桂鄉艸鞋岡申山寅向君起書生操尺寸管出門
無信宿糧盡瘁以仕服勤至死惟不負國不辱先故年
過六十官至四品生無以居沒無以歛使當天歷聖人
顧問頃有能合上意可立登要路民受其賜又使延數
年之命可肅清嶺海民不被兵人之云亡民之無祿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勝恨哉曾祖諱爰祖諱叔南宋鄉貢進士父諱濟吉安
路永新州儒學正累贈朝列大夫同知吉安路總管府
事騎都尉河東郡伯妣鄒氏累贈河東郡君荷國寵榮
至矣四子亦克用紹天之報施其在此乎恭來請銘余
不得辭銘曰
士有不遇終老山林遇有至難簡在上心孰能違之而
俾不達孰能達之死猶可活人有不祥蔽賢者當生材
彼蒼胡不俾臧哀哀嶺海民今方殆嗟嗟文水九原莫
起我能起之庶幾不死

原本作不猶

原本作女
疑文之誤

其始碑誌平無大氣無天...
 元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鄭
 公姓鄭氏諱昂霄字顯卿世家鄭州滎陽由高平公宰
 輔州陽城縣十餘年寬賦興學盜不入境及代民遮田
 不得去始為陽城人曾祖諱珪祖諱臯忠昌軍節度使
 贈寧路總管高平郡侯父諱甫勇畧絕人讀書善騎射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九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費震振遠編次

以扈從征西有功歷尹陽城陽夏長子潞城平棘五縣有惠政于民同知潞定不從長吏加鈇冶之課改知邠州以邠告老贈廣東宣慰使都元帥高平郡公夫人宋氏路氏皆有賢行公其冢子也初公伯父潞國忠肅諱鼎用莊靖李先生大保劉公薦扈從西征南伐有功嘗負世皇度雪山擁世皇度金沙河世皇深嘉其忠而戒其驍勇以平陽大原萬戶戍蘄黃移戍鄂州竟以戰歿樊口子澤國忠宣公制宜襲尋授樞密院判官湖廣叅政以叔父延瑞襲延瑞老不任以公襲公始宿衛世皇至是以萬戶從征八番順元反者破諸寨勦羣蠻斬賊

陸香圃三閭草堂藏書

首宋隆濟酋長阿女以懷遠大將軍進定遠大將軍從征安西徭獠斬賊首梁君政等以中奉大夫廣西兩江都元帥招撫右江復其城郭人民有某萬戶以公陞擢授公職公重稟祖父勲名辭元帥仍受萬戶會西徭賊復作有旨出征以乞住左丞及公督師公即日就道馳至慶遠等處設方畧涉險隘抵賊巢燬其室廬倉廩獲其首從會有旨原其悔罪者因諭以禍福降其洞寨八十五處徭賊二百五十戶男女八百五十口器械數百餘盡完聚其所掠民男女班師以還天歷元年九月授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有旨領平陽保定兩軍近黃河

屯駐聽調尋授行樞密院副使戍虎牢扼潼關以禦西
軍西軍潰旨還京賜銀鈔辭不受明年二月旨授通奉
大夫以湖廣叅政事領軍思播征蜀臨遣賜表裏衣甲
弓刀三月至自京師始還署三日即發湖廣四月播州
石虎閔蜀軍潰六月至自播州以疾辭中書勉諭毋勞
謙退而公常不安席八月知貢舉公力疾留貢院誓天
為國得人竣事士論歸之長貳僚佐日請還署而公以
疾竟不起九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夫人鄔氏封高
平郡夫人子濤宣武將軍襲萬戶鎮武昌嘗從公征西
公之初薨也夫人與濤俱慟絕久乃復甦濤妻范氏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姑從夫竟以慟絕家無以斂治命還葬濤以其月某日
葬其鄉某山從祖父之兆以余嘗校文知公公又辱知
泣請銘曰先生以試士來湖廣殆天以不肖孤恩先生
而揚其先美蓋其遺胤也敢泣血稽顙以請伏地者久
之余惟鄭氏自其祖父父兄世樹功勳而公又備著忠
勤顯有勞績親結主知歷位叅樞而謙退不伐是宜富
貴壽考而家無遺財年僅中壽有令妻賢子子婦又孝
是可銘也已公治兵有法臨財廉臨陣勇平居愛民下
士其心忠誠實厚有德君子也銘曰
天祐忠臣以興上聖上聖龍興克篤其慶惟茲鄭氏勳

在上心祖父父兄式克至今忠肅之忠忠宣之勤高平
再世膏澤下民以名將子有循吏風子又克世王臣匪
躬戰不辭難功不居寵惟儉惟勤將懼將恐妻賢子肖
曰公家教無財為悅有婦死孝見者盡傷聞者感嘆至
今荊州四境猶晏昔歌凱還今哭還葬風號天旱雨泣
歲全國有恤典史有易名庶足徵者不在斯銘
有元隱君子冷正叔桐鄉阡碣
自余聞分寧冷正叔為義田以仁其族遠近所無然罕
有言其為之有本而行之有序者若其志節之盛行誼
之高則世有未必知也予讀周儀之所為狀而悲之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狀曰正叔十歲試宋童科以文武執冠一時遂免解少
長即慕古人問學以當世自任及寶章捐館章貢家難
國亡正叔間關千里以喪歸終喪有聞即絕世念用孝
友為政於家不逮事母事生母黃孝謹居喪校楊氏附
註家禮可傳于世事伯兄常如未昏宦時中兄早世教
育其遺腹子以至於冠昏如其父未亡季弟為人後者
友之如未嘗後人方義田之未成也族多不舉子有不
娶者有流落無死所者及義田既成族無不舉子男女
無不室家者矣有過五十而娶有子者有六十始育八
十而以天年終者有老且死他邦不遠千里而來歸者

有濱死而生者死而得所歸者然其法與文正少異再
嫁者削之守志者倍給之壯能自食其力者量給之離
族者削之無恒心者削之又皆有意然後次及親黨隣
里又次及故人遠客無不隨事多方各用其情嗚呼可
謂難矣今之讀正叔詩文者但見其雄渾雋永而不知
其為願行之言又不知其躬行皆願其言之行也蓋至
於疾病且死不亂而後知之使正叔遂行其所學必不
願遺餘其才志事君有如不幸必不苟以謀其身與其
家其功施豈止族里言行又豈止耳目所睹記哉正叔
嘗被命湘鄉縣尹不赴有書義田事于郡志者命亟去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曰此先世善慶之積先公賜祿之餘某何力之有正
叔諱願孫世為豫章分寧泰清里人系出周世宗時淮
南租庸監鈇轉運判官嘉曾祖諱某宋贈奉直大夫父
諱某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廣西東路經畧安撫使分
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宋氏王氏俱贈宜人生母
黃封孺人娶周氏宋瑞州史君周公某之女先卒子男
三有恭以海南北道憲司帥府照磨管勾知名有益以
文學聞有觀方學父兄之學女六孫男十女五曾孫女
一生宋寶祐丙辰七月二十八日卒以恭定乙丑七月
三日明年丙寅某月某日葬武寧桐鄉予友羅以通鄣

公晉能讀六經四書與君深交言君平生與儀之今狀
畧同儀之有文學政事瑞州史君才子也予悲君才志
不獲展而言行不多見知君者又不多死之日自吾鄉
會哭者其色容必哀比葬自吾鄉會葬而求予文者其
辭尤頌至是可銘矣有益請銘以揭於其阡乃揭之曰
有元隱君子銘之曰
士不用世則必附驥世非不用而驥不至自淑其身以
見古人古人不作不朽焉託不尚有聞嗚呼此其墳

余士南墓誌銘

君諱湘字士南世居永豐之故縣相傳其先自撫州徙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士南幼孤昆弟三人二昆既盡止其故祖父遺業士南
始折節讀書始變始躬耕五畝之田以為生終三時無
一隙其法以深耕勝廣畝畝常收二畝半其後田愈益
多墾愈益勤又以率其同社人以為常不率者輒為之
耕尤善畜牧魚可計日滿尺牛羊隨地輒成羣種樹有
法被服其家爰及鄉人取材手植以為居室用器皆中
尺度二昆所棄故業身盡復之至盡然終身儉勤不改
或從之貸不厭或請夷山逕修江橋不悒常恨人心不
盡得我以濟每被誣輒厚費然財輒日益蓋天與之也
常遣其孫來學命之曰不耕則學勤乃有獲有如惰農

同奏田功又曰吾起耕稼是謂本富末富如倚市門姦
富如殺越人雖積數鉅萬不願汝曹效之余每誦其言
嘗過其家門外多役水為春連晝夜聲不絕機杼聲聞
於外與書聲雜里有龍塘產嘉魚過者輒以盜論君得
之而弛其禁以享先祖以羞嘉客即止嘗自謂終身用
物皆身勤力所自致然至老死不敢過亦可謂賢矣曾
祖某祖某父某生宋辛亥終大元泰定丁卯正月十六
娶羅繼劉子男某孫某 來請銘銘曰
自古王政必先樹畜莫重省耕其次考牧頌有載芟雅
有無羊周人以興卜世以長降及秦漢漸為賈區始禁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賈人衣絲乘車古風又降降及近代姦富爭雄盜憎民
慙惟茲歐鄉庶幾余氏孰令而行孰禁而止苟非其力
不食不衣終身衣食惟恐過之率其鄉人教其孫子續
古之人以續以似我銘此墓以易俗故世萬子孫勿替
斯文

元奉議大夫吉安路吉水州知州驍騎尉永豐
縣子孫君墓志銘

延祐乙卯贛寧都亂微孫氏寧惟寧都不守贛不支廬
陵亦曰殆哉初江西經理田糧民不堪命贛為甚寧都
又甚有蔡午玖者因之脅從其鄉以叛而從之者三鄉

同知趙某遇害自七月朔攻圍州城十有四日城守堅
稍退復進後八日圍城數重朝廷命三省討賊聲援稍
集而飛芻輓粟不繼孫氏悉其牛羊倉廩府庫以備供
億又多設方畧以家僮民義先官軍衝冒萬死力戰潰
圍又八日而薄諸河踰月而抵其巢又踰月生擒午玖
而後亂甫定當城中食盡時危不能朝夕城不陷兵不
潰衆謂孫氏力為多而終不言功則孫公有大德于其
鄉也事平命下旌其門方事之殷有謂公盍盡室去諸
公怒斥言者賢內助尤贊公急毀紆嚴守禦逮糗糧多
芻芟具脯資餼牽則其鄉人人能言之公真德人哉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每恨酷吏妬財常疾視富家有盜憎主人之意不思凶
年勸分倉卒守望即有大調度大徵發致期取其將屬
之單門圭竇之人乎繩樞甕牖之子乎甚矣其為臣不
忠也于是復見至元丙子距乙卯二十有二年矣公之訃
至廬陵而思公者如新公之子寶孫以州判官張本所
狀世系功行因余友周某求予銘予素聞輿人之誦又嘉
寧都大夫之賢誼不得辭按贛寧都在唐為虔之虔化
狀稱寧都孫氏自唐中書舍人拙避亂徙家虔化迨中
書五世至宋桂州節度判官立節嘗抗丞相不為條例
司又嘗奏論活十二人于死蘓文忠稱之為剛者必仁

其子勰勳從公遊勰歷官至岳州使君岳州六世至興
禮以子貴國朝追封登仕郎撫州萬戶府經歷公其仲
子也諱正臣事登仕府君母曾氏宜人備極孝養府君
即世五十孺慕繼志終身貧者待其養生送死大德丙
午丁未大侵賑其州及於豫章于金陵他如鑿山通道
彼岨者夷使盜失據為梁為亂必有菴田使民永賴嘗
修鄉校以為國育才又即京師鑄寶瓶於廬陵塔寺於
其鄉逮經閣為華嚴院以為天下祝聖人壽仁皇在宥
擢寶孫少府監丞制封公奉議大夫吉水路吉水知州
驍騎尉永豐縣子夫人陳氏永豐縣君恭定中賜酒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寧又賜命服及帶公卿大夫咸為歌詩以餞優游家居
享壽康之福者又十有二年而以至元丙子八月三日
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六鄉人哭者皆慟部使郡守而
下致奠尤哀子男三寶孫令為護聖營繕司令伯顏大
司農司語官禹龍興平準行用庫使先卒公命以弟赫
師為之後女三長壻吉安萬戶邸貫先卒孫男五赫師
大司徒宣使孫女五曾孫男一女二治命葬懷德鄉心
化里竹龍橋余今年始識司令愛其寬濶博厚又聞其
平反西京寃獄七人公喜形於色奉旨修光天殿廉省
常費數萬董營大剝省費十餘萬故有營繕之命乙亥

冬馳驛覈田計賦奉常先帝祠廟明年春至廬陵聞公疾馳歸而公疾愈先是伯顏以叔出季處辭還朝侍至是與其兄嘗藥進膳者又五月而後公卒非厚德盛福不及此嗚呼公之德足以似續其先人而化又行於妻子不賢而能之乎銘曰
善人為政使富者仁凶人在位使富者負民苟負矣將焉用之無所用衆國何以為惟茲孫氏惟德是種自其種德已歷唐宋朔南教暨雨露恩深使縱尋斧安得至今年饑誰望寇至誰仗兵興誰餉城守誰仰天祚皇家亦右富民蕃祉老壽以活鄉人活人多矣何以報之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所好神之好之相其子孫永仁無已嗟尔鄉人子孫孫子少者攜壺老者扶路年年寒食來祭公墓

彭魯叔墓誌銘

安城處士彭君諱絲字魯叔江陵府君長子也府君學行不少愧古人既第恨不及養不就祿不忍言挂冠嫌以本忠歸譏當世世既變始益杜門裹足著書以終其志魯叔與弟長庚用著述為幹裕修踐為孝養切憇為怡悅作小學進業廣記廿卷補救人心世道末舉九章算法恨未盡念周大司徒設教與賓興賢能九教其一自劉向父子班固鄭康成皆通其義前代置博士立科

科目百餘年間曠不復講今其書固在悉本禮經中雜
秦官制布算術如科條疑秦漢間人補綴然苦難讀乃
取二百四十六問為註疏圖名曰筭經圖釋凡九卷勾
股少廣冪積最隱互者最有功始悟禮經八十縷為升
乃由經緯各八十積六千四百縷為方一升殆借根法
以明度法合稟氏為量方深一尺之義與筭經合由筭
悟律於是黃鍾樂律不定千五百餘年矣法圓徑冪積
最難惟祖沖之密率最而未嘗以筭黃鍾惟蔡季通候
氣法最善而未嘗得筭法徒以圓田術乘除約之故於
律禮經為疏宜用蔡氏候法而加以祖氏算術用圓周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求徑徑定則積實亦定乃作黃鍾律說凡八篇自謂神
夔復生必有取此嗟夫季世士大夫高科厚祿晚致為
臣歸見孫曾四世不知平生學問曾不如古人十五歲
以前而父子兄弟間可愧憾多矣況論及物哉嗟夫魯
叔父子豈有一日民社之責而常懷萬世太平之心良
由俱存無故俯仰不愧用意常在千載之上千載之下
嘗輯八先生書說槩取諸周程以下府君定著纂傳多
所取焉嘗謂易潔靜精微之書無事不包不當拘一事
一義故其書曰易包春秋春王正月實建子本泰誓十
有一年春一月自武王已改時改月考國語及唐大衍

歷皆合此夫子所以欲行夏之時也故其書曰春秋辨
疑禮記有集說四十九卷前無此書它多論著猶未脫
藁府君嘗之江陵有為疏廣效子孫計者則對客曰人
各有志清白遺子孫不更勝耶先廬偏仄有操書致者
則白府君以無故之恩必不可受果伯夷所築亦不可
使伯夷傷惠府君三遷而至黃山有屋山之警請必治
之以為小懲大誡乃小人之福今不懲將不利鄉人小人
亦終凶於其身寘之理而其人感悟卒為良民門外雪深
數尺猶執筆細書不輟病中齊叔曲譬之則曰吾平生多
憂願憂貧若病哉吾父著書滿家吾著書數種今吾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矣將其在吾弟乎張也汝必勉之嗟夫使魯叔得得志
必有被其澤者然不可得魯叔不加損而民之無祿哀哉
將其在後之人乎曾祖某祖某父某宋江陵府教授鄉
先生大學博士劉辰翁私謚為端素先生妣羅氏娶劉
繼劉子男通孫先卒以弟張後之女四壻周某劉某劉
某生宋嘉熙己亥四月十四日歿大元大德己亥七月
二十五日葬翔鸞鄉府君墓側張求子銘銘曰
文富無貧良貴無賤苟不怨尤又何歆羨義理密微必
辨其非象數隱互必求其著禮樂有興丘原無起茂陵
有求空谷無似吁嗟魯叔其人如玉暴之天下以俟來

者
其
湘陰知州崔架之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崔架之質直方正天性好誼誼至高尤惡薄當世者常欲挽天下熙熙穰穰皆回心而鄉誼甚盛心也喜賓客至傾竭屢脫妻子所服飾質貨以供燕勞贈賄以為常人人滿意去不知架之故無宿舛聞人有急暮夜馳赴不一語家人尤恐後事已不歸德故信義士也架之諱棟世為晉寧絳州翼縣人系出唐國子博士駟弱冠試吏江西鈔提舉司行泉府司理問所知名提控富州安福州撫州路案牘名益聞歷大都人匠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總管府留守司少府監知事陞監經歷改留守司都事經歷瑞州路省臺交章不報授天臨路同知益陽州事年六十九以奉議大夫天臨路湘陰州知州致仕架之有守有為常思奮不顧身以脫人於險其素所蓄積甚於人所嗜欲常從韓理問多方白負主簿實不與賊通負得不死瑞州日飯施縣丞又代輸其誣服之賦施得不以餓死鞭笞死皆人所甚難而意不滿不能力爭省憲脫二人於亡辜西師興益陽當轉輸播州往復道理六千判官當督餉故墜馬竟辭行架之屢請身督餉抹四十萬軍士饑欲死者父老遮留不許至常德而蜀平

班師架之亦還治則天也益陽有故監縣大原人無子而家貲鉅萬諸壻爭二十餘年不決架之遣吏至其鄉訪求得其族子常為後者而訟為息此居官理予所知者也其間居有鄉人遠服賈于洪失利而病且死自言識架之實未嘗識聞其名居則曰魏仁卿為謁醫治病病已又為稱貸以資為賈乃好飲盡亡其財脫身遊高安竟以責累架之他日其父攜孫來求亡子以父命名之不至父歸置其子崔氏久之仁卿以疾病來八日死架之為買棺以葬又教育昏娶其子焉嗟夫薄俗多藏厚積遺所不知何人而塗人視其親昆弟於其族之人與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厚昏友棄不遑恤者皆是也而况素所不識人者乎架之豈不誠賢士大夫矣哉使架之蚤徙州縣徧歷省臺當使所至風移俗易人人耻為薄夫鄙人豈不世道人材亦職有賴而卒以滯淹老死下位與架之同時共起在高位者多矣能進退人材者無餘責乎孔子稱下展禽為不仁又為竊位可勝恨哉架之死元統甲戌某月日年七十有一矣非不得年也娶常氏封宜人先四年卒實賢內助子男二思誠國學生累官至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尹次思立女二壻鄭文煥張顏孫男四葬某所以某月日銘曰

無不知已孰蔽其賢無不俾尔又假之年而止於斯於乎架之

元承務郎江州路彭澤縣尹姚君墓表

元統二年秋七月監察御史姚紱將旨東粵道出廬陵過余衡門之下載拜以請曰紱之先人彭澤府君葬鼎湖祖墓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既為之誌以賁諸幽惟是葬十有六年而墓上之碑不克立無以彰示子孫敢請叙次而論之曰府君諱某字敬父其先河中人有仕金為號州某官者遂為陝人考諱某監陝州酒稅贈某官敬甫由廣東宣慰司歷南陵簿劉莊監丞長陽尹采石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引提領授承務郎江州路彭澤縣尹未上而卒於真州之寓舍初廣東富商有被強盜而誣服其仇者因賄成之宣慰有入其語者所連三十人寃死獄者已十一人餘皆誣服然終無賊伏會歲終改隸敬甫得其寃狀以聞于時廣東論囚不俟報宣慰命十九人皆致諸辟敬父廷諍安有賊仗不具而人可殺者即死不敢奉命宣慰大怒愈益急趣則抱牘踰垣走匿僧舍後五日梅州械送正賊賊仗俱備敬父引十九人破械而廷釋之十九人羅拜懽呼曰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姚敬甫也當時敬父不以活十九人自多而以十一人不可復生為

恨夫十一人者不死於敬甫之手明矣而敬父猶恨之
于是廣東之人皆知敬父非沽譽真洗寃者也或曰五
日十日賊不獲奈何曰五日而賊得天也苟惟不得敬
父遵海濱而處可也何以帥掾為自是廣東凡獄成必
由敬甫先後所平反無所惜也彭澤之人不與被其澤
而敬父之施已狹矣敬父之施雖狹而南陵長陽之人
有陰受其惠而不自知者若劉莊采石受其寃分之賜
者尤多士大夫苟為政何必赫赫之功哉此敬父所以
有後也敬甫死時年六十有六矣紱之弟曰紳今為某
官嗚呼為善無不報而敬父初心豈望報哉天之報施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善人在其身者有顯晦在其子孫者有遲速未有或爽
其應者嗚呼姚氏世子孫勿替引之哉

倪處士墓誌銘

白下有處士曰倪君景和修於家教於鄉自其子若孫
與其家之羣從子弟其鄉人子弟從處士講說六藝四
書人人忻忻然如得美食甘寢處士死皆悵悵如有所
失如無所歸皇皇焉如不可一朝夕處士常語學者孟
子稱堯舜與人同汝知所以同者乎知此則知性矣又
曰孟子距楊墨不過閑先聖之道佛者以其說鼓行於
天下垂二千年儒者所憂不當在我乎又曰孔子稱志

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宋亡惟廬陵文丞相一人而已
聞者悚然不敢自名讀書為士其子存遠與予遊方將
從處士求一日之益而處士已矣處士其先自金陵徙
歷宋崇寧靖康至渡江百餘年高科膺仕知名者尤多
處士浸灌於其家學也深故其論議絕去鄙俗亦無倍
道其徒有楊景行者為延祐初科進士歷官有守有為
今為宜黃縣尹尤能其官以處士族出學行求銘於余
予謝不敏而再不獲則告之曰余不及與處士交際其
數學之詳吾不能^知大者如此他可畧也以是銘處士可
乎景行復書曰是足以銘吾師聞於來世矣處士諱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某字景和曾大父諱可功宋贈朝請郎大父諱千齡宋
朝奉郎父諱韶孫宋咸淳庚午貢士娶劉子男一齊慶
女二壻某某孫男四曾孫男二處士卒以至順辛未二
月二十七日年七十有五葬鉄溪浮潭以十月十九日
有文集三十卷講義十二卷隨筆錄三十卷藏於家銘
曰

倪入春秋自犁來始去邑從人見公羊氏千乘者寬為
漢御史淮海其裔金陵再徙崇寧良瀚八行之名靖康
師孟死扞京城父曰師尹子曰求已倪氏世科莫盛於
此灼守南康立身英德維二史君聲實輝赫至於處士

成德道尊南康羣從英德諸孫世美其家惟德之華成
教其鄉于道之光爰有才子克浚其源亦有進士不辱
其門天將報之俾厚其施施常恨少報豈曰小銘斯斯
墓母或傷其樹嗚呼倪氏來來無止

彭齊叔墓志銘

吾鄉先進惟安城彭氏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能自致不
朽鄉先生劉公會孟為端素先生謚崔君舉為魯叔碣
既各取其必傳者傳之于是齊叔死十年而前修遠矣
其子彛始屬筆于余余固辭彛固請謹按端素先生宋
江陵府教授諱應龍字心夫長公諱絲字魯叔其學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古所稱博習修潔者殆過之齊叔諱長庚能繼父兄志
業不苟同先儒不苟異流俗不苟難鄉曲無不及古之
人已然未嘗以尚人予猶及一識恨無由極論獨從鄉
評家傳彷彿平生忍不與四方學者知之其可乎齊叔
不用世而學必不可為無用不學為科舉而科舉興必
不可廢其學嘗稱父兄著書務明千古是非不徒觀衆
人耳目恐不幸萬有一佚墜先父兄遺緒謂文公于四
書集衆長而無我意權度精切矣然且更定猶終身不
置其意豈無待於後之學者故其徒黃直卿真希元於
其師說而有新意學貴知新以此非為異也作四書辨

疑然後辨疑春秋禮記周禮辨疑詩易書下至諸史律
歷太玄潛虛皇極叅同陰符皆有商論名為萬卷莊日
記又以春秋辨疑未盡復作春秋集傳槩謂漢儒以濟
北王而稱春秋是祭仲以衛大子而稱春秋是衛輒以
昌邑王而稱春秋出襄王晉人附賈后誣廢楊后而稱
春秋是魯莊絕文姜幾以懼亂臣賊子者為亂賊勸汲
著其非是以教世子為天下國家本作春秋坊百鑿鄉里
節士烈女恐久遂湮沒作廬陵先賢傳後世用法徵例
本呂刑上下王制大小漢律決事皆有比致吏胥所欲
活傳生議所欲陷與死比宜先定法尤先任人當擇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尤當擇令官吏不過三歲而土人在官無祿者封建其
間樹根深固酷刻骨髓宜痛斷根株絕之而定其錄三
歲一易郡縣歲上計簿宜知戶口滋耗占吏治得失其
窮居憂愛至此豈迂儒瞽生懵不通知世務者比哉平
生說經有得其說者因而成之如向秀於郭象然未嘗
自言戒諸子無敢言或畔去重來見之如初蓋惟恐不
成人之美真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嗟夫齊叔其所樹立
可必傳無疑何以余為哉曾祖某祖某父江陵府君母
某氏娶某子男某女適某生宋淳祐庚戌三月朔歿泰
定甲子五月某日葬以其年九月某日吾友真定范濟

卿清白吏亟稱齊叔樂貧嗜學無毫分勢利意以阨窮
終其身是甘心焉是宜銘銘曰
有賢父凡吾難子弟成一家言以俟君子其鄉翔鸞其
阡羅浮賢哉斯人樂哉斯丘立銘著其志以尚無愧
嘉興路儒學教授俞君墓誌銘
延祐科興予往來塗學幾亡誦弦聲元統壬申浙俞鎮
伯貞以教授來塗士稍集然每試得士又如未常廢業
者隣州縣往往亦響應伯貞與余遊間視余其父嘉興
教授壙志請銘迺伯貞以延祐丁巳魁鄉貢至治癸亥
季弟銳亦貢皆家教也俞氏以吳越睦州刺史稠世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汴至宋殿中侍御宗古始家杭曾祖宗迪功郎諱應龍
從兄樞密文惠公應符尉嘉興府崇德縣始家縣南南
津鄉通賢里祖諱儒宗考諱國梁君諱天民蚤擅詞賦
尤工駢儷至元丙子大疫大父父不幸俱至大故祖母
劉繼卒君奉母梁夫人治喪終喪而家事益治始遷縣
甘澤坊為奉親教子地翰林侍講學士鄧文原善之其
久交也君遣子鎮等從之學家素寒而喜賓客尤睦族
姻下惟友教諸弟子以樂其貧歷主一永嘉兩書院長
以嘉興路儒學教授致任命未下而卒至順庚午三月
也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先卒子男五鎮楸鈞佳銳楸佳

先卒銳衢州路儒學正女三壻葛瑛陸其揚祖孫男四
女十二余感宋亡故世族多流落君以侍御樞密之後
能家教不墮子孫與科俱興身教可知已鎮以至順癸
酉合葬其考妣通賢故里銘曰
繇汴徙杭繇杭徙越遷國以亡興家以勅侍御之世樞
密之家通賢里第有韡棣華惟志尹甫教子世科我碣
其藏華其山阿

宋戶部尚書贈端明殿學士宋忠穆公墓志銘
宋咸淳德祐間士大夫有官守有封疆有師徒之衆委
而去之者多矣不去者以媒其身國已破闕已潰而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從航海以身殉焉而後已非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乎吾
見罕矣故戶部尚書贈端明殿學士謚忠穆青城宋公
真其人也公諱遇字安序眉州青城人其先唐宰相環之
後世居邢州廣明之亂扈從入蜀因家焉公登紹定壬
辰第歷官黎州教授嚴道縣主簿監都大司尤溪鉛銅
場官滿因家南劍知郴州宜章縣監行在和劑局提轄
文思院司農簿軍器大監司農少卿大卿戶部侍郎福
建運使權戶部尚書兼讀終戶部尚書嘗營臺池植花
木扁老圃為終焉計距家七里所劍津上洋為先世祠
像築塋墓時乙亥歲也明年閩建行都從行都闕以明

年行都航海徙海上不幸以病終於化州吳川縣之磯
洲實戊寅三月朔夫人杜氏同日死之行都命合葬於
縣之浮流樞密張公世傑陸公秀夫奏贈端明殿學士
謚忠穆方公之家劔也以都大司屬官嘗活饑民官滿
氏懷其惠而留之為宜章日有寇以強糴猖獗飛虎軍
將不能支公單騎往諭之曰汝等以貧無食富者又不
仁故至此當盡發常平以濟不足則以官會繼之既與
約日又牛醜酒以勞之皆投戈羅拜而去既去發常
平用官會如約嘗侍經筵盡心啟沃居從班盡誠奏對
知貢舉籲天祈得士無不一用其忠志誠不忍荷國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恩身被顯擢坐視國亡而家再造苟完且萬無完理決
起攜家夫婦同日并命荒洲之上與海舟俱淪沒以終
嗚呼如公者可謂不欺其志矣生宋嘉定戊辰沒宋亡
戊寅年七十有一曾祖申承事郎祖丙迪功郎父景瞻
中奉大夫子男某宋宣議郎大社令女嫁某人孫男三
大社以兵後理墓田修祠宇如初以世好遠徵銘謹論
次其槩如上而銘之曰
嗚呼宋德天而既厭誰從日月末光絕爰烈烈宋公桐
鄉南劔浮海去之僊聖在念婦從其夫同日就歛朝有
易名以死猶艷嗟時之人寧不有歎劔有土田洵也不

借劍有子孫祀也不忝我作銘詩以望公封音去慰我
永懷公則何欠之對望并合融其夫同日臨其
高世衣王遵墓誌銘誌葬日自未及葬又以其
汴人王誠仲敬喪其凡子遵於廣文之官舍夫婦哭之
慟者老諸生不忍聞三日殯于佛寺哀動路人有不忍
觀者始余聞遵讀書金陵學舉子業父母愛之諸父愛
之仲敬尤愛之以廬陵多士使來卒業比及三年而歸
父母見之何如其喜也而未及數月以喪歸將何以塞
其父母之悲此宜仲敬夫嬪所為哭泣悲哀不自勝者
也遵將歸葬仲敬泣而言曰誠不忍吾兄見斯子之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行死歸安得先生長者賜之一言是使斯子為不朽而
吾兄為不恨也且不虛來廬陵不得誠不可以為人弟
敢告又曰誠兄弟八人遵在諸子中最長且賢不肯一日
去誠以嬉而乃從誠官學以死也傷哉乎遵敢請余感
仲敬克友閔遵不幸乃叙次而銘之王氏繇濟南歷城
徙家汴考城繇歷鵲山徙葬城次岡贈朝列大夫同知
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大原郡伯諱興其曾大父朝
列大夫廣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諱或其大父登仕郎
大平路總管府知事諫其父母劉氏聘劉氏遵字克勉
生廬陵以大父大德丙午判安福之歲死廬陵以季父

至順庚午教授之歲十月二十四日也年二十有五以
某年月日葬其所銘曰其父某國公諱某之孫贈太
生予斯死於斯銘於斯其魂氣無不之也其死而有不
漸者矣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九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禺 費震振遠編次

碑誌

廣西宣慰使文公墓誌銘

文氏繇成都徙吉之永和繇永和徙富川公諱璧贈太
保邢國公諱某之曾孫贈太傅永國公諱某之孫贈太
師惠國公諱某之子丞相少保信國公諱某之母弟也
皇元混一區宇得忠臣孝子於一門公與丞相兄弟二
人而已初與丞相俱學俱貢俱第將入對太師疾病獨

留侍丞相擢進士第一至開元己未公始對賜第授
迪功郎臨安府司戶叅軍以政稱用京尹馬公光祖舉
改官知瑞州新昌縣錄大獄二十餘皆得其情正宗室
子嬖妻殺嬪之罪決盜牛訟久而不決者縱牛牛歸故
牢而盜服由是新昌訟牒不入郡方議興學校救
荒定役法而以言去簽判寧海軍通判臨安軍府稱治
辨浙西安撫司升置制主管機宜文字司存改制置兩
浙主管官告院仍舊職舉最丞相開闢江西奏以公為
助得旨差主管書寫機宜文字事無大小必由公議而
後行丞相趨朝乞祠留侍除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尋有旨差知惠州尋升直寶知海州軍復由兵部郎提
點廣南東路刑獄樞密使陳宜中都督諸路軍馬以
將作監叅議其府事多所裨益至行在所時暫兼權樞
密副都承旨尋除秘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路轉
運副使陞兼叅謀尤多密議除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
廣東財賦兼知惠州丁齊魏國夫人憂還葬惠州誓墓
終身尋累詔起復除寶章閣待制依舊任兼廣東招諭
使叅贊都督軍事又除權戶部尚書福側兵間兼運籌
給餉於危急存亡之秋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明
年丞相敗海上公始圖全宗及丞相北行公始入覲授

少中大夫惠州路總管兼府尹尋改大中大夫臨江路授
嘉議大夫同知廣南東道宣慰使司事改宣慰廣西分
司邕管念廣民兵後瘡殘凡可以救民於水火與衣冠
於塗炭者盡心焉以大德戊戌十有一月二十有一日
終於正寢初丞相賦詩有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又云三仁生死各有意至為文以祭太師之墓則云有
姪曰陞我身是嗣公既命其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
際公所以為人弟者脩極人所難為而曲盡其至自臨
江即謁告之惠州改葬齊魏不獲則命其屬吏行不幸
屬吏死循州有故吏總管循州者遣使間道護喪以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公適至自南安孫氏妹至自龍泉不期而同日與相會
值夏方孫氏妹母子俱北多方謀所以返之者而後得
與俱還彭氏妹病羸齊魏尤鍾愛因迎養惠州與俱夫
家破亡得免則養之終身經紀其季璋食其百指盡復
其所沒田乃已教母黨之子宫其季明孺其從弟妹
之貧病與其喪葬養妻母杜及其乳母薦其兄子南翁
官至大社令丞郡又教養其子維斗自廣西歸日不服
給以丞相前請得加封三代買先廬之沒入者命子隆
子稍倣古制建家廟祠惠國而上永國邢國齊魏國夫
人而上永國邢國夫人以太師由伯祖而後太傅伯祖

一子無後命子京為之孫又以太師本生梁夫人改適無後命為別室以祀梁以丞相常築別室山中又將買田創祠山中以方外人掌之教陞盡所以為人後者命陞迎母間闕萬里生還首丘而公已矣又求丞相遺文而傳之梓尊事太師之先友如父兄絕甘分少一飯必俱尤愛劉正伯之子以恭與倡酬以恭死葬以恭與之銘語正伯曰公百歲後某為公孝子家無宿舂囊無留帛親疏遠邇畢用其情四方來者各得其所願欲而去死之日族姻賓友四方會哭者盡哀如哭丞相之初娶曾氏繼張氏子男五某長某官次某為丞相後某官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某某次某女十有二趙良梓蕭采鄒止善廖璵燕璋胡桂周道黃某彭震龍鍾齊趙法保黃與愚朱元順其壻孫男四某某某女某葬某所余從今集賢直學士受字都所述家傳徵余銘余惟公之孝弟為人所難與丞相大忠並傳其從凡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還歸盡情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有君子之論亦將曰宋有二仁是宜銘銘曰東南道學垂三百祀科目以來孰厚待士歷教有終精一不已報以忠臣報以孝子猗歎廬陵盛哉文氏

解氏族出雁門繇唐同州刺史琬治以魏州先城著其
孫隱為蘄州司戶叅軍家於廬陵縣司水鄉叅軍六世
孫盛始遷於今吉水古東門坊科第常不絕十六世而
至公公諱夢斗字孔賜曾祖叔達祖寅父谷宋淳祐已
酉壬子江西貢士母王氏以公入學恩封孺人公生宋
端平乙未弱冠喪貢士君事^母至孝事兄如父業進士有
能賦聲尤以唐宋故家自持恂恂有士君子之行景
定甲子貢子鄉咸淳戊辰入學庚午再舉於監名卿大
夫皆愛其文而敬其有守京學賦六月共武之服有以
公賦中者賦傳相國賈似道取其賦讀之主四郊無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非秋六月不知其為夏惡其語有多壘之憂擲之地
然賦益傳他賈其餘勇者尤多癸酉以母憂歸居喪有
聞終喪代遷杜門讀書教于家必以身教鄉人子如其
子二子謹飭能世其業申叟常教萬安縣學辰叟奉省
檄教永豐縣學公每飭之曰教然後知因此汝學時也
及聞科復又曰吾家世科數百年汝曹無慮見黜於有
司慮於鄉黨朋友所黜爾聞者皆以為訓諸孫林立競
勸於學公平居退然若無所有非賢者莫能識不為厓
異而有所不為終不可奪寡言笑不妄交遊所與厚終
無間言與鄉人處終身不失年垂八十猶不廢數學及

門之徒見其終始嚴重稱之莊山先生以皇慶癸丑十
二月丙寅終於家死之日鄉族姻友無稱其過者娶蕭
氏生女三繼鄧氏生男二應辰應申女一孫男八女三
曾孫男一延祐乙卯十月甲午葬于鑑湖叅軍祖墓之
側先葬徵余銘余惟代有陵谷則有負乘慮無不一蹴
可致者惟喬木不可一日為自唐宋至今七百有餘歲
而譜不絕世不失於士祀田不易姓者惟解氏非樹德
不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德亦不至此嗚呼鄉里孤白
眎公何有由公眎之竟何如哉銘曰
衆夸眦獨也靜衆回適獨也正歷八代惟一姓子孫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改行永厥垂鴻厥慶

梁先生墓誌銘

予平生老友梁君景行有雋材負晟氣年未二十以詞
賦論策知名場屋未三十宋亡然科廢猶三十年不廢
程文君以其材雄馳騁其間者亦三十年而君老矣科
興稍屈折從新學願儕輩少有存者嘗獨行踽踽諸老
先生已遠張張無誰知己平生以學校為井田月費歲
靡亦可比百石由由然安之年九十以終君諱節自號
高峯先生在宋可擢上第然繇景定甲子至咸淳癸酉
已已不得志於鄉闈於是宋科終矣元興提學之官多

用一時名士而君曾不得一奉檄于江西江西提學蕭禹道方欲剡薦君會禹道病卒廬陵太守杜侯元忠剡薦君矣而藏其剡于家及明經取士不忍技癢猶一至豫章望闈而返衆謂此行豈不可雍熙二年梁灝哉不過為鄉校博士訓弟子員以止豈命耶君材負恃傲睨一時余少君十歲自段禹謨晏錫民先輩名士一見稱為我輩人君始與余定交又聞須溪劉先生語始異視終始六十年君我二人君為文老而猶雋耄猶不亂良由少年戾氣終不可除生宋己酉九月四日同年生者多富貴人或至二品而君以賓師終于家實至元四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年戊寅二月二十一日四月某日葬廬陵青龍山梁氏由長沙徙西昌子孫屢徙而至廬陵予見君城中五遷而至今寓舍祖某父某娶曾氏子男三女三俱先卒孫男三女三五十年前君歿長子某去年又哭季子淳至是其孫蕭孫跣泣血請銘銘曰科廢恨蚤科興恨老老哭收子忽忽以死天之生材竟何為哉何以慰之銘告後來

廣東宣慰副使鄔公墓志銘

余往來豫章四十年士大夫稱賢者必曰杜仲寬諸公稱長者必曰杜仲寬以至省若憲從事之官無不以仲

寬為賢且能最後聞仲寬宣慰廣東歸宗為鄔氏而人皆稱其孝又聞仲寬以其官終而皆悲悼其不幸仲寬何自得此於人人哉仲寬諱恕世家蔡州曾祖某祖某父某世與同里杜氏相好故壻杜氏由是姓杜從攻襄樊下江南積勞為省椽潭州遷江西見知賢相忽都帖木兒嘗慮囚廬陵而安福有得偽鈔官起疑獄多濫無辜者有告被劫掠官故縱賊久而不伏反被困者皆立決嘗救一老儒生以豪右下石且死立出之嘗罪一吏一巡檢尤毒民者立罷斥之時決獄數而放還者尤多永新有坐仇家告變寃死獄中百口垂沒入者官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羣盜耄倪數百日食於市民者踰年民尤不堪盡放還之自掾史歷照磨且十餘年以嚴聞江西遷廣東帥府經歷從幕議其間蠻獠反側帥府暴怒幾危者屢矣由君復安遷浙東制用院都司以儉出薄入為本悉去苛細取贏之弊能使公私俱美除融州知州會中書賢相谷刺罕選委問彰德鉄冶淮東市舶等事設法除弊悉罷行害利能使冶鑄便益官民漕運不為姦人所欺舶貨市易遠人悅來功狀彰灼遷江西都事已熟江廣民情益順民好惡江粵始俱安陞中順大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始念本以鄔氏後杜氏不忍杜

氏日昌而郭氏日微請復為郭氏如初既得請益感激
思効忠以報念粵民疲於征輸而軍用益乏稍務寬民
力而師興亦不匱使君能待終更粵人歌舞其賜者何
限而以一疾遽不起君始積年著勞績江右稍馭歷東
粵然後出幙府持旌麾庶幾行志澤物而來日已無幾
不過名文詞必可傳者以傳其姓名將遂湮沒而已豈
不益可為痛悼哉君勇於為義而退避利祿乃其天性
故廉不為刻能不為暴民受其賜士懷其德猶有古循
吏之風嗚呼賢矣君生丙午某月某日卒以延祐甲寅
四月年六十有九葬其留盆祖墓之次實丙辰十二月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娶杜氏子男文炳承事郎吉安路永新州判官之官永
新道出廬陵徵予銘曰能以先人不朽者公也乃為之
銘曰

惟天生物使之一本而大報本在其衮衮君為杜氏不
忍鄙也既貴且老 還鄉杜氏有後郭吾其宗子孫
世祀吾祖其從維仲寬父克孝以忠粵民父老曰我郭
公惟我江西猶稱杜母匪杜之思惟仲寬父嗚呼仲寬
善無不報我銘好辭為來者告君子有子君子之澤庶
幾夙夜永永無斁

申齋文集 卷十 王氏墓誌銘

江西憲使信都吳公繹為廬陵太守之日見其子鈞於
郡文學為劉岳申曰鈞不幸無母且三年矣子諸侯賓
客鈞不得為博士弟子耻也敢請岳申辭不獲命公始
為言渤海郡王夫人之賢曰王氏諱某同里人未嫁為
賢女既嫁為賢婦大夫人甚愛之從予中書省斷事官
兼寧王傅遷尚書省移江福安余之儉薄使余不以過
聞至治三年自福移杭十二月二十三日杭大火予倉
皇馳救馬軼王氏聞已即驚悸不能語明日卒太夫人
哭之慟為廢眠食初余兄寧王司馬早喪余嫂王氏白
大夫人請以其裝更聘嫂氏至是嫂亦哭之慟諸妾媵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喪女君者皆行哭失聲男五人鐸內供奉其下三人皆
先卒幼即鈞也女七人存者為次女宜同遠高瑞王氏
死時年四十八明年正月三日殯仁和城東予不忍其
不幸早世又湮沒無傳幸賜之銘以庶幾不朽惟夫人
以邦君之妻而不知有富貴一聞其君子履危難即以
死繼之其志節有過人者是宜銘以夫貴進封渤海郡
夫人銘曰
肅肅渤海爰自京都從官閩浙曰嬪于吳渤海之德自
昔罕聞為夫君死如伯姬燔姑曰孝婦不貳其志世短
存長長於永世君子有子勿替以引以徵予文以垂永

永

蕭存遠墓碣

吉水虎溪蕭氏繇宋脩職郎監江陵府糧料院諱來新以景定壬戌奏賦南宮第一與一時賢士大夫交遊見稱長者教其子宗古孫申叟俱為宋大學博士廬陵劉先生高弟弟子宗古字如壘宋鄉漕貢進士申叟字存遠料院季子子五歲為貢士後七歲江南內附先生避地其鄉奇其材曰如壘不死矣十歲先生撫之曰恨汝不識江丞相以如壘為丞相客丞相嘗銘其墓故也又三年而廬陵鄉飲酒按察馬德昌一見稱其不凡當是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遊先生之門者一旦皆出存遠下及徐子方叅政江西德昌以郎中重來存遠從先生見兩公兩公即署為白鷺洲書院山長既滿除教授潯州路未至潯料院訃至馳歸終喪調田州路自陳得改湖州路湖學復興授將仕郎湖州路歸安縣主簿嘗考鄉試江浙得士監杭稅課得美被檄委問得當然竟用當得怨浙俗以贓罪誣人者為賒告有豪民為僧者尤善誣工賒以為姦利用報怨避罪誣存遠又有疾存遠才名者顯為將直其事而陰實擠之蓋深助僧者甚於僧存遠既受誣落職為袁州路平淮行用庫副使三年不得代以疾去及還舊

秩將仕郎潭州路長沙縣主簿而存遠以病請老未幾
死死時年六十矣始廬陵先生為古文祖史漢而宗歐
蘓其論詩為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存遠既盡得其微
又博采佛老方伎之書歷覽南北山水之勝而壹發為
文詞其詩尤工然家益落身益傭坐視妄傭得志更用
以資為嗤笑使人憤惋向微子能嗣業尚得為有天道
邪予少客虎溪料院遇我特厚與存遠語面相質責不
少怒然必極懽別久移書亦然去年過豫章見存遠寓
舍相視無言既去乃為予痛哭殆死別也娶陳氏子男
二元秀元仁仁後其弟孫男二梓桂元秀求予文揭於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所予哭存遠三世矣感其始終盛衰之際乃為之詩
曰
天之生材夫豈云易摧敗毀傷惟恐不至盛時恨少多
才恨富既老而貧積毀滋妬乃知生世無用文章我碣
其藏以永其傷猶有鬼神在其後之人

宜人鄒氏世為吉水士族父諱天濟以試選歷洪進賢

贛瑞金兩縣文學嘗謂廬陵劉岳申同事鄉先生心遠
聶公吉父故鄒氏婦於我逮事先妣周氏夫人十有一
年日飯夫人八十母兄殆及其老子童孫夫人鍾愛葉

氏婦以姊壻嗜酒不念家館之別室鄒氏奉吾姊撫吾
寡以志養養姑姊不幸蚤世鄒氏以嫁時服飾歛之夫
人稱之曰孝婦既婚嫁葉氏六男女男斗壽年五十有
兒女四人而後去舅氏於是夫人即世三十有四年
矣昏姻隣曲之厚者皆曰鄒氏為婦孝而恭為妻順而
正為母慈而教五十一年家無妖孽雞豚狗彘無歲不
時醬醢酒醴無歲不美皆曰冲和所聚也未嘗一
日無客未嘗一語疾聲色而給家事常治死至元
丁丑三月三日二兒一女皆不及訣年七十父
諸弟姪皆哭失聲葉氏甥為服期以報余獨哀其蚤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長貧晚又厭其多病不俟同穴而溘先有可傷心
者去年以恩封宜人子男文昌文晁女中壻藍
玉振孫女五季省八九適玉振之子思順八先
葬二十七日而殤葬吉水仁壽鄉東山之
寅四月初七日銘曰
是為孝婦之墓世萬子孫春秋霜露其固有攸數
蕭象明妻李氏墓誌銘
吉水水以東其鄉曰中鵠里曰大原平居人李氏世積
忠厚至叔澄始大用儉勤起家身致鉅萬當路貴人聞
其名翰林大老誌其墓有子十人敬篤鴻龐皆保家之

主其八子曰恒吉有女一人惟恭歸于廬陵城西蕭奎
是為今福建鹽運幕府之仲子南臺御史之聞孫象管
安撫之曾孫江西安撫之玄孫惟恭以賢淑稱於家聞
于族姻相攸得所而不幸不得年父母晝夜哭曰自吾
有此女鍾愛之使之嫁不離家今轉棄余族姻哭之哀
曰此女歸于德門宦族將以光昭李氏庇其宗黨姻婭
而遽如許凡妾媵之老者少者無不哭失聲是何二妙
之不相違而兩美之不可長也生泰定丙寅八月十六
日沒至正丙戌七月十三日年二十一葬其鄉和常
洲以明年丁亥某月某日先葬來請銘銘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錦衾角枕兮歲行周松風艸露兮幾千秋往者不可及
兮來者猶可聞嗚呼斯之缺

處士鄣圖南墓誌銘

廬陵郭氏有隱君子二人曰靜山字仁壽曰正表字公
進其先有受業宋袁州史君劉公子澄者其學務躬行
心得不務虛高談性命以資滂縱為物慾不幸無用世
之日世亦不及用之以困阨窮獨終其身而不怨尤其
宗人有得其傳者曰處士諱遠字圖南能決去俗學往
從之遊身備五福一門昆季子孫俱有相道陰隲之何
其逢吉也郭氏世家由汾陽王六世謫官廬陵子暉徙

麻江又六世徙南村又十世至南村翁諱日正字士先
為德人君子夫人羅氏故名家有婦德母儀處士家有
嚴君難兄弟外有白師畏友以知其真知踐其實踐印
岡又多君子母家在焉有別墅講業其中用師說補獲
麟後六十年史缺文節要通鑑綱目刪繁禮書註疏集
傳程氏胡氏為春秋五傳又嘗講業蘄之梅川教子授
徒益廣進修會江西覈田議增賦處士上書廬陵賢守
馮公翼極言增賦不便不罷且激變守為白江西幸而
免然且贛寇起三省兵興處士言益驗復上書言荒政
宜鄉勸分以救饑募官減繁以救流亡賦必從田役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從義而後苛橫可寬吏知通儒民知教子而後訟獄可
衰使其言行治平可待守嘉之訪求五世至十世祖
墓得十三墓於荆榛中割田以供祀事又割田立後
奉仁壽於是仁壽死五十矣方求予誌如新建素心堂
其所居之左求余記為歲夜深坐念平生無不可對越
者旦起拜高堂祖禰子孫環侍賓友就養下逮童奴無
不肅給與客語竟日皆可家教世範所至皆有花柳閒
意四時皆佳致卒歲皆優游之日遠近望者皆曰神仙
中人且死精神志氣無一語亂得年八十有五曾祖諱
襄然祖諱三傑先後娶羅氏皆賢子男六長申孫先卒

次虎孫號孫復孫兔生牛兒女三孫男十五女十七曾
孫男女各一葬吉水仁壽莊山以至正元年辛巳十有
二月某徵予銘余嘗恨四書行世而士大夫不諱言利
士君子不嫌媚嫉有可傷心流涕者如處士胸次氣象
可常遇乎友人周宗孟錢遠復為余言處士功行甚悉
處士嘗過淮淮士多從之游貴人有遣子入學其後父
子皆知名處士易簀時子姪前數月皆至自淮族里昏
友四方賢士大夫走集會哭皆失聲行道咨嗟嘆息淮
人聞處士死扶路悲啞有餘哀是可銘已銘曰
善種穀者凶歲仍熟善種德者百歲不足是故世德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同世祿世祿難培世德難覆培有厚者無如其福伯夷
之樹伯夷之孫茲墓予銘過者必肅既固既安以似以
續

張士正妻李氏墓誌銘

李氏諱幼貞世家永豐為歐鄉歸於吉水南湖張氏為
故家張氏諱謨字舜申長者能使人分其富子諱淑字
伯儀孫天陞字士正能無改行於其大父父士正以宋
咸淳丁卯薦於江西轉運使宋亡家毀身死子幼盜起
師興官饗吏毒常餉軍不給而航海交征當此時有奇
男子無所措而李氏由中制外以常應變以福勝禍能

自立於危亂以保其孤幼予聞其公事畢而家事治田園不蕪而子孫不愚為外姪治裝必使得所外弟有喪而歸者既盡復其田廬又為之家室年八十有七以延祐丁巳某月考終子男喜孫明孫喜蚤世孫男文行女五又明年葬於某處又一十年文求余銘余感張氏由長者至見翁四世而復為豐家至文五世而尤為才子子又有孫殆天報之也是宜銘銘曰

詩歌女士從以孫子家國之興靡不由此南湖諸孫有行有文銘彰母教以永於聞

承事郎同知柏興府事李英叔墓誌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予聞西昌李英叔其鄉茶灘啁石二陂每歲屢築已輒壞殆不可築英叔以錢二萬緡募千夫鑿石堤江水陂成灌螺溪良田三十萬鄉人稱之曰李公陂又聞每歲儉月英叔發廩數千先糴市穀一石而因其直為損十一其妻助之又益家量十一糴者石得穀百二十升以為常今五十年矣嗟夫以若所聞英叔又何惡數於天與人哉英叔以至元丙子八月三日卒得年七十有八其鄉人求予銘者皆稱英叔蚤孤母周年垂九十而終孝慕不衰教子孫循循謹飭善遇族姻鄉里賓友凶年勸分常過萬石得官承事郎同知柏興府事當上以母

老辭行好施與如橋庵航渡觀壇塔寺皆不靳英叔美
鬚髯長拂地黑白分敷可數見者偉視所居住花美木
法書名畫異寶時玩往往歸之遠近名園不能至也別
治臺池亭館奉過使客大人至為促席移日家付子珍
珍又能遠怨其家鄉使其親享優游之福者二十余年
感昔人積善累功幾世幾年僅僅不過中人數十家之
產終身曾無一日之樂英叔起家至鉅萬比封君傾其
鄉里子孫賓客日奉觴上壽歌呼鼓吹彈擊為歡娛以
壽考終來時亦盛福豈非天哉英叔諱一蜚世家大和
南岡娶胡氏子男一珍女某孫男某女某某年某月某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日葬其鄉予又聞英叔書謂書生盡還其鄉舟人所賴
越於貨者書生感泣請以為謝英叔大笑書生奈何教
人受禦耶銘曰

富國有經小者豐家生財有道大者無涯王侯將相何
如素封為大夫種孰與朱公貪夫黷貨非巧宦墨以敗
官始漸負販史傳貨殖皆壽考終歷選其人亦垂無窮
嗚呼英叔身致千金傾其鄉里豈怨是任沒而可思不
繫其富沒而可傳孰銘其墓斯人斯志尚克永世

安撫同知羅榮可墓碣

廬陵半江羅氏其先由豫章徙六世至榮可際朔

南混

起家遊輦轂下遭遇聖明一日輝赫向此半江遂聞於
時晚以蜀閬揚名蚤知勇退親見真人勃興為龍為光
念平生教忠有子能仕以君賜榮歸日與鄉人父老歌
呼飲燕樂其天年以無忘明時大德榮可可不謂榮矣
乎狀稱榮可諱仁則方至元丙子故家巨室一日為墟
已能自異其所扶樹拯救或面質青詢讓無不當人
心鄉黨是知四方誦之大德中因近臣以布衣薦知延
祐聖人於潛邸授分寧等處茶司提舉能執法抗郡守
以貪饕毒民者茶戶為復業上官廉得其才因極言當
罷此司竟罷遂用為權茶轉運副使以行其言至官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以嚴自律不陵長不偪同而儼然不可犯下不敢為姦
而得嚴行害利如衆所欲惡九江大饑民食薇蕨會雪
凍蕨且不可得食民多募出私錢七千五百緡得官米
三百石救饑民千七百三十餘家以待賑貸之至分司
淮浙婺源官課已重前官創增萬三千餘緡提舉司又
強委儘辨文引多至五萬餘緡因頓足大呼曰國初天
下茶課不過五萬餘緡耳婺源一州乃七倍國初天下
民何以堪幾何不為變盡收所強委者併罷前官所增
比還計各路所收已過萬引同僚持不可且得罪則身
任之曰寧我罷官無衆誤國用此名益聞以蜀閬奏有

四川威茂等處軍民安撫司同知之命議建橋白沙河
可歲救溺死者無數蠻獠三百戶與灌州民雜處
者得不遷諸羌安堵如故及出蜀蜀亂明年入覲賜金
織二兩以歸又明年十一月十有八日以疾終於家年
八十有二訃聞贈卹有加哀榮備至娶任氏先卒子男
三于岡至坦于岡全寧府判官先卒至以文學稱嘗迎
駕龍翔獻所註孝經又嘗侍親入朝咸寧女三壻劉惟
信彭以南劉迪存孫男二武孫文孫女三曾孫一歲某
月某日葬安平鄉之虎峯坦以季父命奉書幣拜稽首
求文揭于墓余聞其鄉人云里有木源村民被誣者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言微羅公無噍類矣他如此甚衆如其才力時命能使
羣雄詘伏退讓猶未足多惟壽富安榮雖名王貴戚大
臣近侍有愧歸全若賢子孫蚤有譽能自致必不可為
庸人以老則愧之者多矣使其先或有隱慝必不至此
身多慚負亦不及此是宜彰示後之人

下有脫文元本空二十字

元封濟南路同知濱州事嚴府君墓誌銘

君諱慶字仲祥姓嚴氏世家滕州祖諱津始徙沛再徙
碭考諱珍少孤稍長奉母丁避亂關中亂定東歸家薛
水上母子儉勤為生稍有餘則多以貸人貸者多不能

備因過孟嘗君墓喟然嘆曰孟嘗亦人耳獨使靖郭君稱有子可乎出所藏券無新故多少皆火棄之鄉人皆高其誼妻朱氏俱年八十五以壽終仲祥追念先志思廣繼述恐志不達則學為醫既盡得其術則畢達其志一視富貴賤負而為之不遺餘力常恨不能生死人尤好禮自家之吉凶賓嘉以及鄉族皆必用其志無往不周人之急終不可一介苟取諸人生無一跡涉訟庭夜無一事不可對越有子五人曰忠以家學為檀州醫學曰信能力田曰敬由胄監貢吏工部掾殊祥院補外尹襄陵清池皆劇縣皆有能聲選為臨江路推官聲益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曰訥由般陽路學錄教蒲臺縣曰義退耕碭之野女二人壻顏某方某男四以子貴封承務郎濟南路同知濱州事時至順元年五月也以其年七月二日卒得年亦八十^有五娶賀氏有婦德卒延祐七年二月二日年七十有二贈恭人敬以至元四年某月某日卜吉沛泗亭東北原自碭遷祖考妣考妣之喪而序葬之命其子某來廬陵乞銘余感嚴氏積善三世矣敬又好學而文嚴氏其興庸可量乎乃為之銘曰

漢祖歌風有芒碭氣一時和習千年風致嚴君有子真沛子弟君以醫隱功過良吏使為良相有不行志我亦

者御史臺之執法知大體者中書之用人識治體者皆欲得儀之以為其屬一時之名士後來皆至大官者皆推挽儀之然不能奪一吏議卒墮筦庫困州縣老闕嶠坐眎諸公袞袞終以無輦轂下之跡僅僅與俗吏循資正等至今四方識與不識皆稱周儀之嗚呼此有志憐材者所共憾恨也周氏其先會稽茂族唐末有名御史中丞鎮過九江者曰勅始家九江入宋有明經教授鄉里者曰師教徒海昏其後再徙武寧累世同居者曰世修曾祖考諱友賢宗寧宗御書棣華堂敕旌表其門閭祖考諱汝翼宗贈朝請郎考諱應合試別院第一以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館抗言忤宰相官至朝奉郎知瑞州軍州事國朝贈奉議大夫龍興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追封南昌縣子妣王氏萬氏追封南昌君伯兄諱天驥以童子能文試中書第一在宋治於高安宗亾元興有功德於廬陵官至正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儀之周旋兄弟家教五歲能誦十歲能文通春秋大義十五為吉州路太和縣主簿能官從廬陵鄉先生聶淳吉甫講學先生有師道教以古人學問即日去官侍親十七喪瑞州能執禮免喪事母萬夫人出則從先生卒業夫人寢疾草籲天乞致養疾良已者七年然後至於大故免喪從饒州京師有怨

家子誣饒州於朝儀之叩闕陳情舉朝動色被旨下中書直其事授撫州路金谿縣主簿未上行大司農燕公公楠薦授管勾架閣改袁州路分宜縣丞方議科徵夏稅儀之力言其不便始得免縣連歲水菑屢請賑濟至是民居多沒溺儀之以私財糴官米二百斛以舟載飯臨屋山而食之如是者環邑十餘里大家始相率出米以繼有朱某告李某毆死其從弟者儀之廉問死者其母其母殊不知問其鄉鄰知其地多虎復得死者顏狀服色於其母乃帥鄉丁入虎穴得髑髏闕二齒與棄遺衣服服色如母言母見慟哭命母刺指滴血其骨皆飲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血徐命告者刺血血不復入然後伏罪李氏祠儀之於其里及代燕公以湖廣右丞掾儀之公捐館左丞李公世安留之會撫州路平準行用庫提領命下李公以省檢校剡上之京師京師諸公喜得儀之交章推舉吏議持已除必不可改儀之至官盡心其職以便細民市賈行旅為先至大初鈔法稍變斟酌便宜民甚利之授邵武路光澤縣尹始嚴偽鈔枝蔓之禁盱撫饒信皆接壤始受其賜有來歸不忍去者包銀令下有田者不征而闕無無田之富民郡以一切應命儀之力爭不可則請分豁有田無田者定為式以上從之果報罷其不應征

者為鈔九萬緡有奇邵武所征止萬緡光澤才六百緡
在官七年種桑成林民不見吏選建寧路建陽縣尹初
建陽包銀歲輸六萬一千一百五十緡儀之累牘援邵
武例且為過使客力言福建瀕海依山近年經理與兩
廣俱免今包銀兩廣免而福建獨重民將不堪變起不
測會平章於公至儀之言之尤力公還朝為江南恣罷
之嘗禁民藝蔗者使藝粟倡以俸復建義庄歲積粟二千
石復興孝亭書院課朱氏子孫學選泉州路推官累官
至奉議大夫有德化蔣氏坐殺夫儀之察詳其夫坐殺
牛不勝淹久謀其兄蘄速死其兄陰毒其飯而以蔣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遞進之原情論止杖罪逆賊院風子脅從九人議當流
戍儀之竟論免之先後凡為建陽泉州活江閩偽鈔枝
蔓者尤多泰定丙寅考試江淞獨稱儀之能得士天歷
己巳六月縣君楊氏卒儀之以楊氏之喪歸殯於吉之
鵠山未及殯而得寒疾以十二月五日卒得年六十有
六楊氏有賢行宋四川總領伯兩之曾孫封南昌縣君
子男三志禮志行志崇女許蕭憲孫而天孫男三女一
將以庚午七月某日葬鵠山鉅瑞州墓一里而近志禮
以余與其父同門又深交宜為銘乃論次而銘之儀之
材能達志志能達事而不見聲色不拘小節而不可奪

為政不好貨殖而不可儉於義嘗割田嫁兄子減米散
母族喜賓客多泛愛而不可為妻子明日計奉入常不
使有餘退無田宅以居沒無貲財以歛可謂賢矣惜也
仕不顯而施已狹去京師二十餘年知儀之者非不多
又非不顯而卒莫能以儀之顯者嗚呼其命也夫予聞
尚書曹子貞叅政王儀伯舉儀之才可脩朝廷任使久
棄遠外可惜又聞有安童丞相之後曰脫未赤監泉州
嘗稱一周儀之可勝俗吏百千輩嗚呼使柄用人者皆
若此儀之其不終老下僚也哉銘曰
以世以才而止於斯亦奚以為彼何人哉而與之夷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過之祿不辭少澤苟在民猶樂其貧官不卑少任苟
在身皇卹其勤我銘其藏以著其志茲山之良以昌其
世

元故從仕郎吉水州判官馮君墓誌銘

自余聞永新三馮瑞其鄉想見其人及科興大馮獎翁
兩舉江西鄉稱馮氏有才子小馮翼翁兩科連舉登泰
定甲子第歷官漢陽丞湖廣照磨上猶尹有能名然骯
髒必不可獲上以非其道用齟齬坐困久之終不變眾
謂有家學老馮諱魯初名希元長予二歲晚就養城西
淨掃一室罕見其面時為予一出戶融怡如春風爽朗

如秋月有典有則無一恨事胸次意象藹如也有言其少之日嘗市故書得明珠數十悉歸其人又嘗為友用金幣直數萬緡錢活之于死獄終不自名一錢師友鄉先生水憲劉公講習進修務實踐不為虛譽學者爭迎致人人為盡科興嘗一試有司即棄去曰老矣付吾兒矣卒如其言初至元丁丑鄉邑兵亂大父叔父未葬而父沒于是晝夜號慟積尸中既葬大父叔父尋奉祖母母避逃山中既免而祖母母相繼即世死喪原隰喪亂離流能於其間不廢學問迄用有成其天資仁厚為人師與人交篤於信誠終身言動無一不顧嗚呼賢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有子宜哉予嘉大馮為士君子小馮不為今之從政者使人不知其父而視其子以為至足矧予深相知者乎馮氏由吉州司理樂以官為家有葬其鄉登豐者曰琬曾祖諱世昌伯祖藤州僉判安國始大有豪家意祖諱宣子考諱文孫以韋布自藏益深密妣江氏公生宋寶祐戊午國朝封從仕郎吉水州判官以沒至元庚辰十一月甲申年八十有三葬所居西偏竹林以其月丙午娶譚氏有淑德配其君子生宋咸咸瀉乙丑國朝封宜人沒以至正癸未二月甲辰年七十有九葬某所以某年月日子男四獎翁翼翁次增光為叔父誠孫後次

可王先卒女二顏其龍其其壻孫男四與耕某永寅賓
永新多故家大族輕財利以為常士節俠有氣槩如老
馮蓋四世守儒矣鄉族昏友皆曰是宜銘二子經稽顙
再拜以請予誼不得辭銘曰
其外吉蠲其中塞淵德邁其年子肖其賢其歸也全其
藏也堅銘永為傳

王母湯氏墓誌銘

廬陵宣溪王氏子斯覺因吾友文熙伯楊貫道踵門而
見曰昔我高祖妣湯夫人於先妣為曾祖姑宋故相江
文忠公守廬陵日實銘其墓斯覺葬母三年而不得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於先生不名為人子邵武令尹楊君伯學嘗狀其行敢
藉手稽顙再拜以請余惟王氏世德內行之詳見於文
字者名賢陸放翁章文肅公鄉先生如敷文王公忠簡
胡公文節楊公近年歐陽都官劉太史予何人何足以
與于斯蓋辭之辭之久而弗獲按江文忠公誌稱湯本
殷氏有為吉州刺史者因家禾川之遺直里稱殷史君
家宋初避廟諱姓湯狀稱夫人諱聖師生而有聞於家
教在父母家為賢女婦王氏公塗為賢妻公塗之家事
治賓祭必肅中更喪亂雖遷無常處而綜理有常法亂
定始去故里一舍而居遭公塗之喪終喪葬盡禮潔已

肥家歸女教男春秋無廢事族姻無間言王氏闔族稱
曰難初公塗以兄子繼至是迎養其私親周給其諸父
昆弟復堂構于蕭洲故址重建吳丞相潛所書耆昌堂
扁稍還宣溪舊觀而治家課孫賑饑恤貧養老疾葬流
殍亦惟日不足然猶以哭幼子斯受夫婦卧病而終辛
未八月十六日也得年七十有六子男二人女三人壻
胡岩老李尤壽胡定孫孫男女各六人曾孫男女三人
葬其鄉周原口亭子坑以壬申某月某日惟王氏世科
望族三太守先後相望蔚為三槐予猶及識潮州史君
其風流文采晚猶傾動如湯氏以貞白起家中廢子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失舊物可不謂賢乎銘曰

宣溪三槐百年雨露一旦忽諸潛莫知故肅肅湯孫守
志莫歸視其家槐有三蘖子嗟女德興亾勃忽曷不
觀此堂構突兀墓木森森槐陰鬱鬱過而式者無侮無
拂

桂陽縣尹蕭憲孫妻周氏墓誌銘

余友蕭克有以其妻周氏之墓求予銘為予言周氏征
東提學長孺之女年十九歸于憲孫事姑二十餘年如
始至友娣似如同氣下逮妾媵皆有恩愛每循先世故
規收養棄兒必擇乳哺親在視而加廩給之多病特少

歡趣獨喜得事太夫人寢疾有間則喜疾病則憂不幸
至於大故周氏疾日革既葬遂却藥以死至元後戊寅
十月二日也得年四十又一憲孫哀其不幸無以慰其
死而塞余悲死不欲朽將在斯文敢請予聞蕭氏世積
德而賢內助為多黃夫人相鄉帥以忠厚起家嘗謂人
非甚不幸不至鬻田宅宜陰益之以助其羨費每給錢
必加千為百萬錢加千千緡加萬矣率用此市田宅以
為常夫人生長名家嬪於德門能循法度為大夫妻教
子忠孝為名御史聞於當時彭夫人喪御史方盛年而
有柏舟之志撫三子皆異母而有鴉鳩之德故自御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亡至於今三十有八年而家道常如一日子婦又見
周氏焉克有今為柳州路桂陽縣尹鄉稱御史才子子
男二祖生次奎生後其季享有女二壻劉觀次許賀鑑
某年月日葬廬陵儒林鄉之尚禮銘曰
惟婦德內實家之腴匪婦德內諸侯大夫是故召南其
應騶虞維茲蕭氏積德不渝高曾祖禰世濟其鞠我銘
女士輝于女史貽厥孫子

劉一飛墓誌銘

吉水折桂劉氏其先見余所誌萬翁墓詳矣萬翁有賢
行幼孤善事叔父善睦族善居鄉其從弟謙翁自其父

與余往還再世至是以其孫一飛年十五為殤子緣世
好求予銘以塞其悲一飛自幼已見稱奇童至正甲申
生十有四年矣請大父必試鄉闈大父父不能止也
比入院省憲達官疑其年召而詰之應對不懾已奇其
材又詰之曰孰使汝來曰聲教所暨聞風而來益奇其
對試畢投卷讀驚異出門有執其手而識其姓名者自
是愈益力學明年乙酉重九後七日以一疾至於不幸
大父父哭之慟母李幼受書吾兒復因外家以請其辭
尤哀或疑殤子何銘余謂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聖
人聖人許之且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欲勿殤不亦可

陸香圃三閩草堂藏書

乎一飛能執筆以戰文場勿殤可也銘之曰
嗟爾一飛吾銘其藏莊生有言莫壽乎殤

張先傳墓誌銘

吉水堤平張氏自外固徙今三世矣由外固初祖十五
世至堤平譜稱上距曲江十七世見趙儀可志伯修甫
墓云伯修諱進德魁偉崑岸識度絕人機畧尤深言行
必依於厚常拔人死地以為當然方內附初刑新用重
鄉隣而有鬪輒以寇論誅誤輒附死比伯修所全活甚
衆所完復民夫婦父子不知名其間毀家以當供億剝
床以奉誅求何限而教子孫禮賓師如承平愈益有又

何裕也其子諱籌無改於父鄉稱景良者如伯修其
孫諱務志無忝乃祖鄉稱先傳者又如景良於是堤平
三世又自為初祖脩之不已將復為曲江又可量哉余
識先傳時年未二十許厥後東西南北不相聞去年獨
聞其死今年甫識其子每得其鄉人之稱先傳者曰自
其身以及其家自其家以及其族里婚友凡履常處變
修好禦侮壹守大父成式以奉親懼以為家訓餘事為
舉子業見舉於鄉尤嗜好古詩文招致四方名勝惟恐
不及用是生計不疎而子孫不愚每儉月常以貸為賑
歲儉即以賑為施鄉隣惟恐其不蕃衍盛大也方景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北歸寢疾左右臥起十五年身積憂勞以至病憊及四
年而竟至大故又四年而棄老母弱子以死臨分母子
父子語訣又何悲也予讀王君吾素所為狀使人廢卷
孰知生斯世為斯民有不得以天年終者多矣是家世
積忠厚為豐家而方來未艾又在其後之人謂天夢夢
可人有常言墻薄亟仆繒薄亟裂酒薄亟酸凡薄未
有能久長者是故王長短大小價同惟厚者價百倍厚
固當貴重如是耶娶蕭氏子男四欽鉉鑑銓女一壻王
貫孫男女四生至元壬辰六月十八日卒至正壬午四
月六日得年五十將以某年月日葬其鄉某里欽來請

銘曰欽之先人嘗及門矣其季弟銓也婦翁李直又助之請銘曰
惟地持盈海晏河清惟地載重不難不竦厚德者長順德者昌涼德以殃逆德以亡惟茲張氏曲江尚矣匪宵遙遙惟富無驕惟堤之平如月哉生又如居諸與歲俱除來日方將以莫不臧子孫孫子富於文史銘揚其美自今以始

蕭熙明墓誌銘

廬陵在宋科盛時通六藝者抗四方工詞賦者抗三山詩學最盛吉水吉水推文昌蕭氏余受詩家庭辱知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州推官與其弟曰茂進士一門興詩如漢匡韋衡州有子當宋亡科廢教子孫不廢學故科興而子孫世科亦不絕于是世為通家君諱如愚字熙明於衡州為季伯兄早世與仲兄采熙績其家學仲亡君尤自彊終身不可一日不競平居退然一臞儒應門獨立天姿彊明必不可為弱而昧者此其所以興也君事親無不自致其所當盡者事兄如父不辭難嘗曰弟有子職弟子職當如是身所率先惟敏於事勸於學日孜孜焉雖賦役無寧歲而從容有常雖幹裕無虛日而講習不輟故家事治家教肅而外禦給客至傾倒雖盛寒暑不變又不

獨應俗。至談迂濶，尤加禮貌。所與平生深交，館穀不出其門。所甚愛故人子，甚如其子。老友劉實翁晚貢於鄉，其子震蚤登上第，君喜過折屐。遇羅氏兄弟亦然。其天性彞好也。延祐初科，仲子立夫為伯兄，後者登乙卯第，授南豐州判官。孫霽，天歷己巳舉於鄉。一門彬彬，雖科暫廢，常如興時。鄉人父兄子弟至今敬教勸學，以君為法。嗚呼！如君可不謂賢乎？君常捐田三伯石，助里人役費，未死然由欲擴而克之。鄉黨宗族皆稱曰賢使君。用世世亦用君惠，且施於有政矣。曾祖諱日躋，祖諱深，見鄉先生楊伯子所為迪功誌銘。考諱符，世衡州府君。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也娶王氏先卒，繼孫氏。後君數月卒，子男五，昂孫立夫。道孫壽孫宗孫立夫。孫先後卒，女一適王氏先卒孫男九，女十一，曾孫男六，女三。君與余同生，宋景定庚申沒，以皇元元統壬申七月年七十有三。諸子謂余宜銘。銘曰：君之學，如力穡，是名學殖。孰有不學而家不落，惟茲蕭氏世有肅心夙夜，競勸以莫不欽天之所啟，莫能閉也。子孫孫子尚勿替也。

元故三公府掾鄧克順墓誌銘
鄧氏由汴徙家撫之金谿五世再徙吉之吉水鄉為中

鵠里為小波里孫氏世積善為甥舅家君諱愷字克順
由孫氏子繼鄧氏以親親長長聞於其家善事王父母
父母無不飲啜不盡勸比及喪葬祭無一節不盡禮於
其私親又無不壹用其至自親昆弟至於堂從無一日
不咸自族里昏友無不語不讐皆曰難弟克順其順矣
乎天性倜儻一言可以立棄千金終身不可苟取一分
其中心嗜好誠乎為善甚於酒色貨財使人人皆如克
順天下平治不難諸公貴人聞其賢爭辟為三公府掾
明日以疾卒臨終正衣冠如常願謂左右今日必雨雨
時吾當逝矣已乃果然蓋至正乙酉七月丙辰也得年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四十有一君雅好遊嘗泛海東至于日本南至於交趾
廣河北至于京又北至於上京胸次意氣故不可齷齪
不能五十又不可延數日之命卒以客死上京聞者皆
哭失聲殯之日巷哭道祭塞路出都門送者千餘人行
道神傷曾祖如海祖應和父貴文妣戴氏娶曾氏子男
三鏞鐸鐸女二季釗壻彭明恕次叔真孫男一源女一
蠟娘余始與克明莫逆君諸兄也晚與君有連甥孫為
其子舍兒子文晝又同客京城多倡和讀書常過夜分
葬仁壽鄉上槎厥富山以十二月三日銘曰
一鄉之士可友之以為善三公府不可得之以為掾男

子四方子何非死所遊魂濕兮上京雨歸斯復兮美吾
土嗚呼順甫
其合將仕郎韶州路知事蕭府君墓誌銘
禹鼎諱瑞姓蕭氏世家吉水虎溪嵩華山之下蕭氏世
科故家至禹鼎始遷廬陵之馬塘距忠簡胡公丞相文
公故第為近蓋擇而處之遂為馬塘蕭氏鄉先生須溪
劉公扁其室曰嵩崖示不忘禹鼎嘗遊京師集賢以其
名聞省部定從江西試補江西復從憲司試選始用為
學正封州興學歸田一日必葺封州還教授梧州如封
州梧州還授將仕郎賓州行用庫尋除韶州路總管府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知事見知宣憲兩司方被遇而以病卒於官至順辛未
五月二十二日也始死郡長貳率僚屬往哭之比喪還
賻奠有加其子達觀以其喪歸而請銘于余其詞甚悲
予少客其族里時料院蕭公獻可以風流篤厚為鄉丈
人一門羣從多知名者禹鼎二父際南北初混方游秦
淮北關中原始盡更其故所居以料院領客而落之屢
造焉料院即世羣從相繼淪沒盛年以主簿死曲江者
余友周遠也今又哭禹鼎焉禹鼎以別業起廬陵為豐
家以三仕死曲江為中壽余銘禹鼎孰知予悲祖仲從
貴從事郎淮東轉運使諮議父日敬娶張氏子男五達

觀達胡達章達玄止敬女一壻文家丞相諸孫也孫男
女九葬其所以某年月日余聞禹鼎早孤事季父如父
昏嫁庶弟妹如一分財利必均二弟安裕至今者禹鼎
力也銘曰嗚呼曲江奪我良友嗚呼禹鼎竟隕中壽嗚呼此碑亦
嗚呼曲江奪我良友嗚呼禹鼎竟隕中壽嗚呼此碑亦
墮吾淚嵩華峨峨歸來無棄
宜人姓黃氏諱德順追封承事郎同知太和州事劉君
諱時明之妻文林郎韶州路樂昌縣尹中孚之母也初
至順壬申宜人拜命感泣承事不及見語子姪曰吾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事處州司戶府君夫人歷六世而後乃今復見之嗚呼
尚矣狀稱劉氏系出定王二十五世孫義徙吉陽場之
億田以進士第發身者十四人而廣西提刑邦鳳最著
廣西從弟諱鏗上溯四世祖處州司戶叅軍諱洵為進
賢里梅南初祖生太和府君宋亡家廢宜人相府君起
家教子力能昏嫁其羣從周急其疏族屬同爨有三世
者賓親旦暮至隣婦倉卒乞貸以為常終身蠶績必至
夜分子能仕初任曲江簿曹謀奉親就養不許曲江奔
府君喪居喪有聞終喪改新會簿歷象州判鐔津尹皆
稱廉平至鐔津二十有七月棄官乞便養及樂昌命下

將行而宜人至于大故族姻鄉黨知其平生者無不追悼痛惜生宋咸淳丙寅十二月十二日終元朝至正壬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七十有七明年十一月癸酉葬廬陵儒行車鼓之原子男一中子孫男女各四曾孫男女各二先葬中孚請曰臨川先生吳公幸銘太和府君若不得先生銘吾母是重不孝也敢泣血以請惟先江陵府君與廣西同年樂昌又辱與游三仕不辱其先嶺海不欺其志讀奎章虞公所序梅南詩愛其文詞故為之銘銘曰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傷其拱把

承德郎武昌路推官馬君墓誌銘

馬氏其先幽州薊人宋樞密正惠公知節判鎮州一子留家鎮之藁城縣廣楊里其後宋去汴南徙子孫不仕金金未有諱增者魁岸雄奇有勇畧尚氣節鎮將檄為裨副不就盡以祖父貲產讓其兄子進而之隣邑鼓城縣買田築室焉遂為真定路晉州縣人鼓城者春秋鼓子之國也有子四人其季諱良善事父兄是生武昌府君諱忠信家順鄉君自兒時鄉里皆稱其有祖風至元甲戌江淮軍需繁急侍郎無極楊公某以時名來

為晉州君被謀選其供億最先辨而鄉人不知楊公入朝首以君為賢而薦之會建閩省為閩掾見知叅政史公弼公以治法征謀自任然必咨訪而後行居閩二年力薦君材可大用君將之京盡以鄉人之喪至自閩而各歸其所親會省部例降嘗任江南者授君泲漕鹽司管勾君不較至官修其法去其弊盡給民工本而鹽課自足先是鹽司裹鹽以誣民為私鹽立破民家至是君悉禁止之灶戶有嫗衣濡裳而訴其子下之于水者君視其履鞮俱燥怒曰汝不墜水而以惡逆誣而夫之子不仁嫗退果繼母也史公宣慰浙西置君閩幙時權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姦黨肆為凶虐君退居吳山之下至元辛卯旨下泲省鞠訊其黨史公為右丞左丞董公士選舉君治其獄有西域僧領江南釋教者其罪惡最大而內援最強爭欲釋之君畧不少貸而盡得其情未幾其子以行宣政院副來取嘗訟其父者殺之而終不敢一語及君明年以兩淮隸汴建汴省中書移選浙省掾奉圖籍于汴眾舉君至即為戶曹有蒙古軍入訟其富驅脅主議下所屬以驅還之君視牘其父已放之為民矣詰之曰子安得背父抑良為驅有官族子十年訟其季奄有其兄若弟絕戶財產君命均分之而共其役師伐南交諸路當供

鎧仗有宣慰淮西者勲臣之胄素驕蹇議以君董其役至即語其屬曰誤軍需者法當死敢不畏死翼日來見且饋蒸羔君盡以食衆工鎧仗立具授承事郎鄆州蘄水縣尹蘄產竹歲貢簾條官役民負竹詣郡吏因為姦則請降條式而縣為條以進諸縣得以為例每勸學劭農不為文具置社學尤先風化嘗一新公宇而民皆不知比滿借留者數百人改潭州路推官有少婦誣其繼母昔毒其父今與奴私因殺男妾以滅口在繫又嘗生子宣慰司趣具成獄乃與繼母爭家貲不獲父死後母嘗誤殺妾因取他人兒為母姦生子君得兒父母所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故所與兒襁証之父然後服他所訊獄多此類官滿貧不能歸留潭州以至大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於潭潭人哭之哀其秋授承德郎武昌路推官至治壬戌六月某日歸葬鼓城升平鄉祖塋之次君通經史熟唐律性剛正不畏後禍嘗許當世以驅馳然官止六品年五十僅過二所施狹矣娶耿氏同郡萬夫長之女有婦德中外百口稱其孝敬祖姑李氏尤愛之教子孫有法後君十有八年以忝定丙寅六月二十一日沐浴更衣而終某年月日合葬於君之兆子男六欽吉安路總管府照磨銓桂陽巡檢先卒鎬銳鏐釗女四壻百夫長汴梁鄭

某河內牛某承務郎攸州判襄郡趙某幼早卒孫男一女三欽讀書知大體有長材善論事與予游求銘予惟正惠公歷事宋太祖太宗真宗以直聞面折王欽若丁謂輩于上前子孫義不仕金待聖朝而後仕仕雖未顯其將在欽與後乎乃為之銘曰
天之將爽必先以昧物有顯時中必甚晦侃侃正惠直聞天下子孫在金終無仕者世有偉人在晉仕國待時休明歸于有德當官無畏故不卑官臨事無畏亦因後艱惟其不疚是以不憂惟其寡悔是以寡尤不達不年則不敢知有子而賢天實報之孰厚其積而闕其光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銘斯藏世世其昌

張氏墓誌銘

余友許有孚可行誦其妻張氏之賢由其家訓父母身教故為張氏賢女既嫁見愛於魯郡太夫人友於其伯仲叔姒為許氏賢婦惜也有四三年離憂之懷而無終歲室家之樂以死誦荆公一日歸行有可傷心者焉張氏生十有四年而許嫁又七年而始昏其冬有孚將上春官明年蒙恩賜進士以歸明年五月魯郡太夫人不幸終於仲兄維揚之官所有孚奔走南北因二兄克襄大事終喪從有孚提舉湖廣儒學檢校行中書迺由力

疾哭太夫人甲戌忌一慟失聲而疾病以八月七日生一女而卒後十五日女亦亡有孚感其契濶而遽有死生之分也先生以父兄執友幸而賜之銘張氏死且不朽予與許氏通家再世天歷已已及見可行以新昏婦寧其後出處無不與聞又安得辭乃叙次而銘之張氏世家大都檀州祖某贈某官父某奉訓大夫茶陵知州張氏死時年二十有六可行為之齊衰期銘曰憂樂違行不可齊而樂是違死生契濶不可知而死是期我銘如史以永之子生者之思來者之垂

平里子張元英墓誌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平里子姓張氏諱俊大字元英世為蘄州蘄春安平里人自號平里子宋故兵部尚書晏然之從子通判江陵軍府正大之季弟也少孤依江氏姊南徙渡江家于湓宋季蘄為清野湓戶口日增江閩建景星精舍以養淮蜀士平里子由精舍始知名宋亡用寡時自振能不落其故家壻蔡氏蔡制閩幕屬也蔡死不忍更娶蔡氏義之以段氏女繼其室凡二十有七年與蔡氏同居如一姓義不分蔡氏貲產蔡氏必欲分與之而終不忍言平里子不逮事父母悉推讓先疇以與其親昆有竊據蔡氏田者有謀取段氏田者平里子皆悉心與力助之歸

田至蔡氏誼以田償更棄券與段氏其平居赴人之急有甚己己未衣食念人寒饑義不先己後人其素所蓄積也衆謂使平里子逮事二親有不為孝子者乎使平里子與親昆弟同居願肯出張公藝下邪平里子如得志於時者仁其三族不難也又肯取非其有乎平里子死十有一年矣其子鑑能繼志與蔡氏無間言至今能揚其父之美使不遂泯沒鑑始來廬陵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以書遺予曰吾徒也至是以景星書院山長滿改葬其父以吳公命來徵銘曾祖權道宋鄉貢進士妣項祖被宋迪功郎妣許考武子妣袁子男四鑑鉉鎮銓女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二孫男五師道履道首道觀道升道女一平里子死時年六十有二葬吳源今與蔡氏合葬鳳岡銘曰
士有隱德而顯維時其身已矣其子逢之匪其子逢隱德之功孰顯是者維臨川公公實命我子銘其藏嗚呼平里猗歟鳳岡

元故從仕郎同知全茗州事賀府君墓碣
故友江西提學蕭禹道讀書工詩有節俠氣骯髒不可諧戾契取自致平生四海惟燕國材右丞間居鄉評物論嚴如史筆間為余歷選羣從之良諸孫之盛亟稱賀性翁余知性翁始此性翁諱士貴系出永新良坊賀氏

由唐洪州史君泰天祐中死封疆廟食象牙灘至今有
賀史君廟子孫散處安成衡陽夷陵為世科巨室去良
坊三舍而徙龍田者諱弁以詩賦稱其鄉世為守儒玄
孫諱宗武字憲仲娶蕭氏生二子長曰公武季曰震亨
以季為母舅後而公武死憲仲不嗣震亨有大志負其
材能自拔興以大其母家而以季子紹賀氏是為性翁
性翁嘗游都城歷十餘年多識諸公貴人諸公貴人多
贊其材嘗一再被命司知州事由將仕陞從事順隆改
全茗嘗以近臣薦典中心閣久之又嘗從近臣見延祐
聖人於便殿雖特旨不奪吏議亦久客倦遊念遠道多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致異味時蓄善藥常急足馳寄奉老母至是浩然賦歸
日奉甘脆跪起歌呼上壽為娛悅自父族母族安富周
急養老慈幼一用其至及門必盛饌痛飲必至醕別去
贈賄必盡情奉客尤謹必盡懽遇儉歲必賑貸其鄉凡
耕其田者動以萬計至順庚午募入粟與流官固不待
勸而分隱民食其粟者數千家郡議以聞則以老母辭
省部定以孝義旌其門其鄉龍溪為江西湖南要津每
歲為浮梁輒壞尤病朝涉復捐錢數萬緡伐石為長橋
壓以大木蔭以大屋度可支數百歲江湖兩界實利賴
之一不與外事不侮奪人不聞有司教子恂恂讀書應

門無或險危其大人死之日恨棄老母不終養又恨未
割田為祀田為義學屬其子必繼其志娶趙氏故宋宗
室賀州同知某之女子景文貳教曲阜次廸宦學湖湘
女四孫男四女三性翁嘗為祖父母父母及其私親建
龍山寺供佛飯僧又為雲峰寺捐財歸田作新寺還舊
僧凡費楮幣萬緡寺有羅漢達奚為永新上剎其用意
甚遠予讀性翁所錄賀氏家譜愛其考覈謹辨證明得
其族屬繁世科久又見鄉先生自歐陽都官劉太史鄧
禮部諸公所為文字蓋忠臣遠孫文儒故家其所由來
者漸矣性翁起豐家芳年京國熟世情偽晚更夷曠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老醉鄉以天年終其見遠識微類古所稱蚤知之士禹
道真知人哉予友揭曼碩既銘其墓貢士馮子將復叙
其事求予文揭之墓上使世子孫無忘來者有考云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其書...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祭文

哀詞附

吉安路學仲丁先賢祭文
惟我廬陵奮自歐公文學節誼為天下宗後公出者為
忠為節後忠節者無如信國真知實踐取義成仁向無
文忠安有斯人歷數後先文學政事功名氣節有同有
異皆鄉先生咸列于位後之學者曷敢不企仲丁修祀
匪薦彛儀庶幾來者有之似之

吉安路學仲丁五賢祭文

維此五賢遭而不同同不幸者顏李二公姜余及江相
業亦異而江不幸亦當宋季俱以宦遊祀于學宮庶幾
來者仰止高風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祠在城西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太子太師楚
國文忠公之祠惟公千載六一天下歐公矧是桑梓敢
不敬恭上聖龍飛禮嚴祀典爰飭有司潔祠以薦尚饗

祭顏魯公文

祠在螺州驛左

維公大唐忠臣異代彌章天下魯公仕國此邦聖皇御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極致祭有嚴恭修祠宇邦人所瞻尚饗

祭忠節文

祠在城南門

維公異代忠臣禮嚴致祭惟茲鄉邦風教所繫聖有明
詔敢不欽承以厲天下豈曰廬陵

改葬鄧禮部祭文

宋禮部侍郎鄧光薦

嗚呼宋祚既終公筮其凶香山之禍盡室蹈火厓山已
矣公復蹈水家國既盡焉用一身求死不得有甚求仁
魯連之志我則行之連也以書我獨以詩誰將千載叙
此東海誰能故處載之集杜嗚呼同時出嶺有未招魂
公今改葬有子有孫孰謂天道而果無知天之報施寧

不在茲昔我祖父世接芳隣而我小子嘗忝薦陳惟此
佳城我昔往營薄奠一卮以寫我私
祭艸廬先生吳公文
嗚呼臨川天挺人豪在宋盛時尊道術者無如王氏之
篤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高之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
天下曾不如泰山之秋毫皇元肇興先生特起道程朱
之間學叅王陸以遊遨談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
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辯之末宜逸而反勞蓋
議禮者易訟而難決學易者易割而難操惟得 如子
路之折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刀其博學彊記在前史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為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
遇不知者而囂囂不媚嫉以為貶不諛悅以為褒是故
尊爵兼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遭進而啓沃大者
誦伊傅訓命之敷陳退而講習小者為菁莪棫樸之薰
陶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其祿申公轅固與之壽而迤
其膏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悅服公之歿也識與不
識皆為號咷岳申曩緣末屬辱視同曹由延譽以知名
如拔尤而譽髦恨及門之遲暮忽聞訃而哀啓望山顏
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公之門生兒子在天下如吾
徒者殆雙兔乘雁之一毛甫自今而越弔恨誰昔之魯

臯感病軀之歲晏寄薄奠於春醪蓋將為朝野之永歎
非徒效閭里之長號
嗚呼如公年華尚論才美大江以西一人而已在宋高
科於今名士莫肯蔽賢而誰薦禰嗚呼記問之學靡不
有聞我獨懷公小畜懿文閭巷之士皆附青雲獨我懷
公大雅不羣公無嗜好惟不捨瑟餘事八分他無玩物
公在豫章孰非知己惟有籃輿門生兒子昔科未起我
童子師忝從公後謂我鼎來公之校文巧移銖兩析理
之微有如指掌公來廬陵為我捧檄念我親亡流涕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息我來洪泮惟公焉依公曰子來慰我所思公主文衡
于漢之廣賀公得人弔我獨往如何今者遊白雲鄉使
我踽踽獨行武昌嗚呼風流已矣文采誰論豈無他人
匪我思存公有驥子未著祖鞭從公遊者雞犬亦仙孰
銘公者起公九泉公不可起我涕河懸

祭湖南宣慰副使周公文

維年月日戊子契家弟劉岳申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近
故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周公之靈嗚呼美周必
復周而復始重建至元重建丙子彼一時也棣華有煒
此一時也湖南不起愾我思公文學法理咸精其能難

并具美南安之政猶在人耳俎豆軍旅見稱能仕至今
建昌廣譽未已耳目所及罕見其比晚為歸州人皆易
使使公未老龔黃可擬公死八十不貳以俟方公仕歲
仕何可止公於吾文叙事最喜從政有錄公命之矣棣
華堂堂其有其似九京可作敢告史氏

祭范德機文

嗚呼德機而遽止斯葬母幾時遙聞示疾曾不終喪而
疾已革將死深悲惟及其子亦云海內自足知己序詩
銘墓不患無人獨懷之子父死誰因君少孤負依有熊
氏師友淵源實始諸此一日詩名震撼京師諸公袞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皆欲得知始離翰苑來海北南高堂白髮孰知我心江
西四載繼以閩海閩海之微沿檄竟歸我從湖廣握手
文場相問契濶太息江鄉孰知君歸尋哭老母孰知會
葬遂隔終古嗚呼自昔湮沒何限高賢君晚遭遇又以
詩傳如君何憾徒我深傷平生故人未老方將韓公有
言是謂受祉有弟有子庶幾不死嗚呼尚饗

祭文母宣慰張夫人文

維年月日文母宣慰張夫人葬於玉兔山先葬劉某以
清酌之奠祭于夫人之靈嗚呼夫人盛哉文氏方丞相
以狀元歸葬太師惠國公鄉部歸葬梁夫人彼一時也

及宣慰以總管歸葬齊魏國夫人丞相信國公彼又一
時也方縣尹葬宣慰學士葬信國夫人此一時也今縣
尹以平陽歸葬夫人此又一時也六十年間每葬愈盛
送車愈衆未見少衰維哭死而哀非為生者而四方來
觀必有繫於孝子慈孫所自為者矣道路流傳山中故
老莫不感歎而歔歎咸曰狀元宰相之世方興而未艾
又曰忠臣孝子之澤雖百世而可知嗚呼此可以觀人
心矣其來遊相鄉從先友拜丞相於祠堂暨登相門從
尚志拜夫人於南莊當時復本猶未有屋今春暉煌煌
矣當時諸孫猶未就學今兒女成行矣夫人之福其在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身者固不可量夫人之德其在文氏萬子孫其可忘哉
某俯仰三世每見堦庭日盛賓客日稀自惟昔者最少
今者亦非升堂再拜哭奠一卮嗚呼惟此華堂世世綵
衣惟此華堂萬古春暉

祭僕監郡文

豫章五桂僕氏

公來廬陵有如昨日我記公堂如初下筆去日始至我
胡不聳今我聞訃而死生分憶昨江西公時為理升堂
奉母下堂教子文運既開如耕者獲五桂迭興又如六
博高昌僕氏為燕山竇里巷歌之為升平候廬陵之政
晚節彌高光于江右悉我民勞猶聞高卧終老溧陽曷

不少留使我涕滂公今已矣我耄云何長歌痛哭哀莫
如歌緘情千里以寓一哀猶有鬼神尚鑒茲哉
嗚呼交友之誼垂五十年其間離合竟如使然昔事遠
翁携我上謁瑞州饒州遍贊不絕君我定交實始于此
號為同門相思千里平生山浦稍稍從容云何鄉曲竟
莫與同自君入閩別十六年一見鵠山泣涕漣漣曷不
信宿以盡底裏別君竟去遙聞不起君年志學已聞製
錦君將告老猶官五品澤不下民責不在已壽不可延
誰不俾爾嗚呼已矣痛獨在我歲晚論心於誰云可遠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翁身後儀圖惟君我也不力君亦不聞遲君來歸歸止
于斯有酒不飲奈何乎儀之嗚呼尚饗

祭陝西提學麟洲龍先生文

元統三年春正月陝西提學麟洲龍公卒于齊安之寓
舍越九月二十有二日里契弟劉某至自武昌謹以清
酌之奠祭於公之几筵而言曰嗚呼公以青原之英挾
赤壁之豪盛年馳譽而遠遊中歲定價而養高文章望
古人以切切意氣陋餘子之滔滔鯨吞衆口之雜沓蟬
蛻一時之老饕其為諸侯賓客也以師道自尊而客道
矧可勞其為廣文先生也以正氣自負而客氣不可遭

蓋其高足以壓妄庸之僭其雄足以戰流俗之鑿彼論
卑氣弱者固不足以鱗舞而狐嘯也是故講學南北之
交獨擅江黃之譽其精神足以感召其意氣足以呼號
及退老孔山之上逃潛顏巷之中亦偶然之邂逅豈執
著為堅勞四方來者或以公為河汾或以公為東坡而
公於其間從容酬酢又未嘗厭楚而效遭逃蓋公之學
貫穿理數出入王霸迂儒瞽生固不足匡畧其萬一而
達人大觀亦何一許析於毫其曩從鄉校同時並起公
墓去鄉我獨永曹久濶絕於桑梓之離異忽遇合于清
碧之遊遨湖廣江浙並主文衡方將鼓元化為橐籥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得與流俗而桔槔雖議論不可曲合而音調未始殊搯
猶傳著論尚想風騷云何疾疢已隔蒼蒿豈清氣不可
以常聚抑物論不能無永號惟盛時之不再匪天命之
不褒慚謗材於楚些慨薄奠之魯臯嗚呼尚饗

祭先室鄒宜人文

維至元丁丑三月壬寅朔越三日甲辰先室封宜人鄒
氏考終于正寢越十日甲寅服始克成劉岳申謹率次
男文晁婦鄒氏高氏孫女季省八九十藍氏女中壻玉
振外孫思順女惠定葉氏娣外孫斗壽婦蕭氏曾孫女
閏再滿以家釀庶羞之奠祭于靈柩之前嗚呼吾妻逮

事先妣辛勤鞠育以有二子長貧多病而家事理二子在側無疾不起云何今春或遠或邇俱不在側而遽及爾不使吾兒以捧檄喜天實為之人不至此數則有終感何能已予年八十寘于後死後死幾時胡不以俟平生之言言猶在耳愾我思君君真死矣嗚呼尚饗

祭葉氏甥昌文文

至正元年辛巳二月二十有八日乙巳葉氏甥斗壽客死於廬陵城山之舟次越三月三日庚戌老舅劉某以家釀家饌祭於吾甥之靈嗚呼汝不復能就飲食教載于我矣汝不復能效奔走扶助於我矣而更以死累我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老可不可耶汝去我時纔隔一宿耳而有死生幽冥之隔欲使我不痛恨不可也汝未死曾有一語話一舉動稍迷謬類將死者否而倉卒急遽乃如此以死欲使我不驚呼不可也在歲庚辰吾姊初嫁丙戌歲晏為汝初生汝生十有二年吾姊不幸吾時奉母就養永豐來汝伯姊寘吾母傍飯汝兄弟如汝母未亡永豐來婦嫁汝姊于王氏童汝妹于范氏鄒氏吾終母喪携汝姊妹兄弟同家于洪自洪移臨汝之仲姊許嫁而死葬之臨江暨歸自臨汝之弟觀又死城中葬之城西吾復為汝昏娶及吾為鄉校汝父見汝兒女四人亦來就養如吉水

初癸酉汝父不幸吾始以汝遷居卷西以便汝朝夕臨
汝去吾家今甫八年每侵晨來或深夜歸何曾一日不
如往時汝去溪溪曰二日期歸即如洪念汝載馳安知
行盡而死及之我昔望汝哭我送我今我哭汝顛倒莫
可八十曰耄既耄且悼悲無幾時此語可悲一觴酌汝
老淚如雨哀哉尚饗

翰林直學士曾益初哀詞

嗚呼自予哭益初而失知音自舍哭益初而不聞過自
予哭益初而不識時務蓋余識益初未冠昏時其穎異
異昔人所稱奇童遠甚既冠即如成人既昏益有大志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予交其兄復初晚頗厭世而益初已復穎脫間酬對倉
卒或老忘或愕胎君恬不知怪方共客棋陸觴詠事當敵
或講解立決行遠近車船糧扉已具即就道而棋陸觴
詠游猶不廢客竟不知此其細者以蔭授靜江務使而不
就以薦補常調某官而亦不就與諸公貴人名王貴戚
近臣尤親幸者朝夕富貴可立取而能不苟合在京益
久所樹立聲譽益彰徹而必擇所從不徒自重恐累南
士與俱輕嘗過上都遇近臣就君同止宿因極論當時
世語傾竭近臣聞君名久得君大喜益奇君凡所建明
多出君即薦君才大可用近臣素惡俗吏嘗與君期十

為原本作考疑
首字之壞

年可空其羣使中外布滿盡為士大夫為言國族天性
淳厚不宜與他族並宜加教養以別屬藉益重本支仍
抑他族以防僭冒其大者如端本以正宮闈為善以化
都城興學校以求人材行科舉以變俗吏定考功以覈
官政用泉貨以通鈔法而尤以美教化厚風俗為急一
時謀議畧施行矣授翰林直學士代言有漢制之風雖
老於文學者或愧之會尚書省罷復用中書官君例以
廢歸力田灌園以給公上奉老母凡八年而竟以一疾
不起間嘗謂余今之士不過盜名欺世以為高持祿保
位以為貴談瀟洛性命固未易求漢儒名物度数亦不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可得皆無預人家國事思得博古誼識時宜者與之共
論其庶乎其兩憂類如此每談天文地理農田水利禮
樂刑政財息耗官沿革其利弊于今宜所興除者何先
皆可舉而行有條而不紊家居奉已疏食菜羹而賓庖
豐美無虛日子嘗評君結知當路似黨而歸於忠顛倒
豪傑似俠而歸於厚出入老釋似雜而歸於正尚論博
古通今明達治體者治其以使天假之年尚未可量
而棄老母弱子為可恨然家事治如他日其母之賢妻
之令益見君之所以刑家者至身後而不替要未可少
也余感君知予文今已矣乃為之哀詞曰

為人臣兮能憂其民為人子兮能憂其親有聖賢之智
惠兮不乘勢其安從苟予行之不謬兮又何沫乎危衷
躬孝而不終兮亞上聖以猶然命有不幸兮行不辱以
以昭先君之壽兮過賈生君之官兮高荀卿誠視古以
無憾兮獨撫今而不平遵何德而壽兮修何行而臧思
九州之博大兮何淺陋兮鄉邦知君者以為教常何兮
不知者以為附任文棺可闔而論不可定兮在前史以
猶云恨形神之兩失兮遺俗間以然疑世已無工畫兮
徵畫史兮為誰嗚呼君有知兮無知予悲幾時兮不悲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傳

文丞相傳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鄉稱長者大
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
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
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
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庭對

寘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
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
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
安社稷請劾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
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
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
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
出守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
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
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為立
生祠除軍器監兼有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
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
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
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闢文山於其鄉窮
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
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
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
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謀
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魯港師

潰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
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
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
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燾主天祥入衛
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燾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
沮天祥事宜中出閔留夢炎代相夢炎累厚宜中又黨
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
於洪經畧九江萬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
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
書兼都督府叅讚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
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
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
為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
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釁鼓不報常州已急
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
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
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朱華軍
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
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

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伯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爰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爰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闕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府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宗廟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荷城借一以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丞相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祚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

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
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策之上
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
之利銳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
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
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
懼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
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
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簽
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
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
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
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
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
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
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
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
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
謂汝叔姪賣國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今汝日能殺我

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瀾張汴數人而已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祥台杜濬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濬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閩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祚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為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軍向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楊子橋兵合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

浙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
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
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給天
祥出視城濠使王陸兩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
丞相為說城天祥方驚嘆而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
杜澣赴城濠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
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
路委命于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
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澣連騎數里張徐請下
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
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
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使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
圖恢復否則從通州導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
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
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
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
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行頃之二
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澣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
於城門之下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

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安如臯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遠謀報到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趨汀州遣督叅趙時賞督諮趙孟滌復寧都督贊吳浚攻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岩縣未幾浚銜峻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峻都與左丞阿剌罕叅政董某既入閩李珣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

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都統制錢漢英
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
興國縣督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
下招諭使鄒瀾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黎
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淮西
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琥撫州
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
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
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拊趙時賞趙孟滌率民兵
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籍死孟滌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殘兵保雩都督府聞鄒瀾聚兵數萬於永豐乃引兵就
之會瀾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
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
動猶手殺十百人乃自投崖谷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
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徑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
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曾夫人子道生從
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執張拊劉
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朮呂師夔李恒以
步卒入嶺咬都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
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二月出海豐縣三

月屯麗江浦命弟璧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因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自碭川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遜荒制詔勅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遊詞相拒邪秀夫太息而已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為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宏範為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騎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瀾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弘範步騎尚隔海港陳懿為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

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祚方飯客五坡
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
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莫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
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
潮陽踴躍請劍就死弘正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
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惟長揖爾或曰奈何不
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度不能強遂以長揖相
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
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抹父母又教人
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
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
子已被辱陛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
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
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因舉酒從
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
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
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
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

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
為改容副元帥龐鈔兒亦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龐怒罵
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
以不殺狀世祖皇帝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
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俱二十二
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
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為文祭墓為詩
別諸友遣人持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
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
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
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
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
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司械
繫空宅中十餘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
械猶繫頸五日起樞密院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命
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
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
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
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

羅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
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
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也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
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人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
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
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
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
廟社稷耳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
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
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
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后命奉二
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為相能挾三宮以
往可以為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為
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
國故也又曰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
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
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
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
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

快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快為博羅呼引去自是因兵馬司四年其為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叙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為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須髮寄弟璧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羣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聞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為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述丁叅知政事麥述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

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
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
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述丁力贊其決遂可
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場揚揚顏色不變觀者
如堵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
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
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
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應為歌更置酒酹丞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
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
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
以弟璧之子陞為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
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
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釁鼓北豈
希合苟生者賈似道阻之留夢炎疾之宜也陳宜中張
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疾之宜也李庭芝疑之至欲
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

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耶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北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疎濶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上節婦周氏傳

周氏濮州鄆城縣人父母無子惟一女擇壻得節度使憲之子源於其州者而贅之於家不幸源蚤世周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氏年二十有五痛傷其父母托子壻以老而老更以為累已不能忍負父母重負所天即日白父母曰大人惟一女是以嫁不離家重不幸所天者棄之有如遂負大人者非人子有如負所天者子非人有二丈夫嶽子嶽八歲矣岩三歲矣願終養大人如未嫁時教二子而下報所天焉父母義之曰吾老而獨汝少而寡甥幼而孤天下窮民有四而三聚於吾門吾女能守節吾無子而有子吾壻死為不死矣周氏奉父母如其夫無恙時父母忘其為獨焉教二子日以長父母見之如見其孫然父母終既為之終喪州尹徐某聞而義之以禮致之州

府親酌酒而饋之奉幣而侑之盛歌舞鼓吹以送之歸而榮之州人喑喑嘆息皆曰此吾州節孝婦也皆相與踵門稱慶而拜之尹以聞復其家母或使壹有所與州人相羨又曰此節孝之報也然後獄以錄事湖州歷官浙東宣慰司都事杭州路治中岩亦嘗為湖州曹掾周氏從子歷覽湖山之勝備嘗海陸之珍年八十有一終有孫曰公甫某官公弼某官公佐嘗舉於其鄉今為浙西憲掾撫二兄諸孤如已子于是丘氏世有孝子慈孫為節婦貞母之報云嗚呼方此母守志自誓時徒不負此心耳敢望有子能以祿養又敢望以孫能以名聞哉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而子以祿養矣孫以名聞矣此天報之也贊曰余讀衛詩凱風傷七子以其孝不能慰其母心又傷七子已壯母去盛年已遠所謂嫁而就木有可悲者如周氏方二十五年願孩提豈可恃天道遠又可必邪嗚呼難矣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申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泣麟圖
按春秋魯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穀梁曰引取之也釋者曰麟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公
羊氏曰大之也以為春秋撥亂反正之應與文成致麟
合然其間載孔子稱孰為來者二稱吾道窮者一旦記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門人 蕭洵德瑜校正

番易 費震振遠編次

題贊

題泣麟圖

反袂拭面涕沾袍之事此秘書監何澄所畫圖蓋本此
意而畫有史筆廬陵劉岳申謹拜稽首而為之贊曰
詩首闕睢其應麟趾詩亡而後春秋終矣于嗟麟兮奈
何至此春秋文成闕睢盈耳游夏二子未知述作如何
大野有麇而角聖曰麟也然後取之俯仰感慨斯焉取
斯鳳兮吾已麟也吾窮吾窮吾已此始此終昔者此麟
何為而紱今者此麟何為而獲聖老于行麟繫而羈志
氣之感內恕孔悲喪予祝予莫知我哀知我罪我孰為
來哉庶幾以俟聖人復起萬世君臣萬世父子

題宋高宗御書酒德頌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當建紹間而暇為翰墨之娛車攻之吉日可書也六月
采芑可書也如此宋不為建紹矣此不書而書酒德頌
諸葛亮有言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益國周文忠公贊

此宋南渡之司馬其公論之在天下不如在官者其所
居為綠野不如為蘭若此千萬間之廣廈所以不如一
正一壑之謂畫也

題胡剛簡考功印紙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已來文字同
時追毀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送官

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予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潛昭
提學江右三山王澧翁適留公館中胡楊自立以此卷
屬余求公一言遂并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
自立之子士會復求書其後謹案剛簡當宋寶慶乙酉
上書言濟郎稱周公蔡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
齊桓公殺公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絕其世此齊
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申
生得請其應為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宜
厚其追贈褒崇錄用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
冤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語極沉痛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於乎
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
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貢于鄉名次適相先後宋嘉定
丙子也至順改元八年朔里契家諸孫劉岳申拜手謹
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和州名子昂字仲謙安成東江人

右宋丞相張魏公與劉和州往復手帖尚見當時宰相
識度之遠英雄籌策之良君子有考焉和州當兵興而
課賒最嚴邊防而寬民力民不知擾而寇不敢入境敵
不敢窺邊邊閩長材非承平循良小吏比也嘗以江淮

十五事獻書秦檜檜不能用以十二策與防江三劄獻
虞雍公公亟稱賞嘗夜移海陵城外橫江數十萬艘燒
陰沙積米三十餘萬石先是金人謀欲籍舟與糧至是
失色遂奪其飲馬長江之成筭雍公嘆服切中事機及
高宗巡幸建康魏公起長沙為留守首以書招之倉卒
應辨取之和州如一切豫備魏公深嘉其功而甚器其
材力薦之上以有和州之命仍留之建康以為首尾和
應駕還臨安而後赴和州當創殘之餘守禦備至憂勤
盡瘁以疾不起魏公痛恨深悲之嗟夫南渡事會之可
惜人材之不幸多矣至如和州曾不及大用賚志以沒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向微魏公此帖幾無有知和州者又安知其材畧如此
吾鄉安成多故家多鉅公名士和州六世孫謙而能不
失舊物於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年矣而忠賢邪佞之在
人心者猶如當日未聞有得秦丞相書寶藏之如是者
又何也謙之父為漢川漢川之父為溥泉皆和州賢子
孫云時至元六年庚辰五月廿八日劉岳申書

題李御史監察畫像贊

時為東粵憲副求贊

有勇其冠何姦不逐有蒼者喪何善不錄彼淫於慝匪
我仇之此周于德匪我疇之昔也臨事如承大祭今也
臨祭國之大事於皇大社祀有常典御史蒞之羣工無

憚彼都人士繪其冠服望之儼然式如金玉帝命我公
繩此南邦執其憲度以壹紛厖嗟爾遠人千載奇逢欲
知我公視此德容

題文丞相真贊

死忘其元生愛其膝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穆陵不
可第七萬古廬陵進士第一
文丞相以咸淳癸酉二月朔日率里中士奉幣載酒升
堂拜新安羅氏百歲母母答拜諸孫皆拜奉觴壽母母
醕酢賓諸孫從執爵禮成丞相為留三日賦詩題廳壁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鄉人好事列為圖繪於是宋亡元興又六十八年矣後
生誦其詩玩其圖者猶如當日至有得其臨本爭執之
以為至寶者想見當日旗旌騎從之都賓從雜還之衆
筆墨淋漓之樂詩成燕喜酒酣樂作何如其盛也閭里
見之而老老幼幼人人歆羨四方傳之而子子孫孫家
家誦說計丞相兩奉國宦遊海陸之珍家山魚笋之美
其聲名文物衣冠禮樂又有在鍾鳴鼎食之外者再踰
年而丞相出師江上入衛京畿明年宋亡脫身京口亡
命淮海走閩閩潰走粵粵沉向微潮陽蹉跌以幽燕獄
市為枕蓆而安之即此紙流落復有能寶藏之如今日

所觀者乎母蕭氏生宋淳熙甲午為承務郎致仕羅公
士友生母終壽於宋亡之歲百有三歲云五孫為五桂
其四曰畊字存叟宋開慶己未與丞相仲氏同年官至
廣東提刑司幹官諸孫學孟有士行有文采與予游視
予此圖求予題其後至元六年後庚辰六月望日里後
學劉岳申謹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清足以洗一世之衆濁其新足以去千古之重陳昔
之見者尚不足以得其真今之謗者復何足以望其塵
嗚呼何年復見若人

題東坡書牆有茨詩三章

聖筆不刪坡書不辱中藹之言猶可讀也

題趙學士子昂照夜白馬圖

曹將軍橫槊遺餘風流文采丹青在衛夫人王右軍外
天馬玉花又在凌烟功臣外然不能自道賴子美能以
斯須垂之萬古不然良工心苦誰其知之松雪公兼有
曹杜之長能自致不朽猶區區著同時一二知者以記
微意向微曼碩道傳安知斯人為博古君子哉於是松
雪苦心愈益可悲矣東野王君得此卷於天上人間之
後寶而藏之嗚呼必有能為子美者

題程趙二公手題馬圖

右程趙兩公手題馬圖一卷藏東野王氏時臨川吳先生與伯生曼碩皆有懷兩公情見乎辭而先生錄趙舊詩與卷中程詩意同尤可感今先生已脫羈羈而虞揭二君方入天駟振鬣長鳴萬馬俱喑為東野誦老驥千里援筆慨然

題唐君臣畫像

唐太宗 魏徵 李靖 狄仁傑 陸贄 顏真卿 郭子儀

觀此然後知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異人不能識固宜英雄不敢仰眎若鄭魏公之媚媼非是君不然見衛公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之姿貌魁秀非是君不能用畫史獨著其君臣慶會有以也其六七人而逸其名者二人必皆若是班者忠州遯荒闔戶不使人識其面而與單騎免胄回鶻羅拜者並傳開元天子不識平原太守何如人而與卜南一人所至有生祠退然中人而神觀邁爽外夷君長問其年貌者相先後驟有凌烟筆意又有紀傳贊意友人李君仲元寶而藏之其將為良為忠脩其可願者乎
士曾題吳草廬真贊
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毫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

無不告跋周益公撰王駒父居士墓銘書翰
右宋故相益國周公銘居士王某墓所嘗與復其書居
士曾孫璧寶藏遺墨如新余每伏讀未嘗不掩卷三歎
也居士與丞相比隣誌稱把酒論文無虛日而以布衣
終其身固已去人逾遠其校讐六籍百家淹貫羣書尤
不妄交遊鄉先生楊文節公稱為淮海文士詩人楊廣
文以為有北窓風致謝尚書湯舍人劉袁州尤推重之
其著書古史法家集皆可錄而傳向微益國此銘雖孝
子慈孫有不能知者矣太史公稱閭巷之士欲砥行立
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不信哉抑居士可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謂忘人之勢益國可謂忘其勢矣益國自書此銘而以
登仕郎胡柯題其額柯亦居士其流亞者歟昔我先人
與居士之子遠叔交遊最深厚兒時於侍側耳熟焉秘
書歐陽公寶銘其墓今其聞孫能自立不辱其先玄孫
又能世其業於是君子之澤五世其昌矣璧字君玉其
讀書之室曰舊隱子泰字與時延字與齡至正三年癸
未七月既望里契家諸孫劉岳申謹書

跋異齋歐陽公撰遠叔王先生墓銘後

右鄉先賢著作歐陽公所撰王先生遠叔墓誌先生岳
申先友也公以宋景定戊辰辭建昌通判不赴由宣教

郎轉奉議郎庚午以著作郎兼崇正殿說書入謝兼權
都官郎官七月遷著作郎八月考試國子監出院免官
歸此銘作於辛未九月葬前距明年壬申正月公易箚
前數月耳嗚呼向使先生之子不知乞銘于公即先生
世美雖家藏百年手澤其誰知之其誰知之嗚呼先生
可謂有子矣公為文章兼有歐蘓之美此誌叙無美若
繁而實不可殺稱先生可謂有子而實不可得其在公
集中為變例多微意罕有識者先生能守先人敝廬上
溯先大父晏子之心益推廣故相賢德此意豈愧協律
公與進士結主知與隱士君不愛鄉衮薦而從居謫徒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者此豈有為鄉校而致謗尚煩守宰過聽朋友費辭者
誌稱先生再被謗并載公所為辨謗者學廢俗媮志感
也坡公有言有其實是辭其名者有後先生豈獨辭其
名而且不辭其謗是足以有後矣岳申從先君子侍側
聞先生躬行為多先生死^先君子哭之慟謂岳申曰汝曹
不復識王遠叔矣此誌從家藏刻本熟復今從先生之
孫璧得覽公遺墨益增感涕念昔先君子之喪須溪劉
先生命子將孫致奠命岳申曰爾父孝友忠信俯仰不
愧作汝知之乎爾父千里外為他人作孝子汝知之乎
嗚呼岳申不孝於是愧先生之子多矣先生有孫又能

以時自樹立不辱其先此豈可與流俗人共語哉岳申
不獲辭而竊附姓名以繼世好益著先友代有賢子孫
以信文正世德云璧字君玉即誌所稱璧者有子可教
公侯必復在其斯乎延祐戊午六月初伏上距公誌之
四十八年里後學劉岳申頓首謹書

題百雁圖

如此稻梁全無矰繳猶是江南水淺土薄

題彭小奚家藏五馬圖

此良五馬少見其畫而况真者

題趙子昂竹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其脩然也有儒者之意其溫然也有王孫之貴其頽然
也有茅檐之味其儼然也有玉堂之氣清而不寒高而
不畏古之人與今之人瑞也嗚呼以嗜者尚其致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能近之者乎皇元開經筵以來天子日親儒臣朝夕不倦臣子得近清光其為啓沃陳善閉邪宜若易然也皇元設史館以來天子親督史臣務成信史臣子恪共乃事其為紀錄為萬世法程宜若易然也或曰漢諸儒傳經至宋洛建大儒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矣宋視漢唐內無女色闈寺之禍外無疆藩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然歟否歟或曰漢司馬父子班氏父子相繼為史至宋歐陽公司馬公朱文公而史法經意庶無遺憾矣宋非無權臣而終畏清議非無朋黨而終尚氣節史筆不為無功而士論幾於大橫然歟否歟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方今學主程朱士用明經修行或曰時無甘露石渠同異之辨事異建武公卿郎將之講經筵史館可為兼前代之德而無前代之失矣然歟否歟或曰修遼金史當如歐公之五代史修宋史當如歐公之唐書以司遷班固之筆力而用司馬公朱文公之法程然歟否歟或曰經筵以養君德正君心為務與儒者章句訓詁不同當如禹臯益稷伊傅周召之為臣而後可此其道何繇或曰史館以法祖宗監前代為重公天下之是非定萬世之得失當如書春秋之制作而後可此其要安在諸君講于斯也熟矣必有以裨益聖世者願悉聞其說

書崖山碑後

皇元混一天下盡有華夏蠻貊之地及至元乙亥命丞相伯顏下江南而後大統一越三年戊寅命元帥張公平厓山明年厓山平而後正統定議者以為元帥之功不在丞相下蓋是役也元帥親奉聖謨以大事付之而卒伐功成武烈者元帥也當是時江南已定厓山雖存焉能為有無然漢亡而章武興正統固在以曹氏父子雄傑師武臣力終身不能得之庸禪而以閔位死此元帥所以功蓋天下而名冠古今也惜也厓潰而元帥已疾還朝而元帥不起官不止極品年不及中壽然元帥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且死而如生死而有子為不死於是天以不賞之功報之其子孫今翰林承旨蔡國公以忠清直亮歷事累朝抑權佞誅姦宄討亂賊為時名相元功第一聖朝始贈其顯考官太師謚獻武爵淮陽王以報之其身後今廣東廉訪使以文學政事世濟其美為公卿王之聞孫也因刻石崖山於先王所刻石之傍以記王爵謚以與南海相為無窮罔極且以彰示子孫嗚呼自古有大功德者無不報而報以賢子孫者為尤難故羊叔子峴山一碑使人墮淚而叔子無後尤可悲杜元凱自為二碑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而其子孫未見有能訪求

其遺跡而顯揚之者孰若王有子為賢相有孫為名臣而天下稱願之也哉嗚呼海可竭石可剝而王之名不可滅張氏世世萬子孫讀此碑者尚其念諸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中書叅知政事耿公德政誦

上臨御之二載慎選中外執法大臣以肅清天下耿公文叔繇省臺歷揚聲實擢為江西憲使於時憲長以亮直清彊董正憲綱其要使其下不可犯而公尤務靖共簡肅宣上德意益厚風憲大體要使姦回昏暴畏服其中心甚於誅伐戮辱實與憲長相濟以相成明年春叅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預江西大政當四方連歲兵興之後方數千里饑饉流亡之際綏和填撫慰止調救無不用其極而凡賦幣餉調之必不可緩器物膳羞之必不可損多方以奉上裕下者必使肅而給從容而濟集於是雖不動聲色而竭其心思亦云至矣然方其為憲府不必有所施張可以震動難竦而人畏之及其為省臣又不必有所建樹比於摧陷廓清而人服之又明年夏擢為南臺侍御史如在憲府而益務大體正大綱使南紀為之肅然召為戶部尚書進為中書叅政如在江西而密贊大猷議大政使天下為之晏然於是公去江西且逾數年矣而為士

者思之曰公於士類未嘗樹一私恩而藹然下士之意
真欲為國得人所以長養成就之者何其優且渥也為
民者思之曰公於我民未嘗施一小惠而悠然愛國之
心惟恐傷其國本所以休養生息之者何其頎且至也
若嘗執吏事以事公者每語及公始終及公退食嘗獨
立之時又未嘗不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也嗟夫難
矣公在南臺江西引領而望曰南臺領江南諸道公不
我忘庶撫我乎公遺愛歌公盛德者所在有之而皆相
與屬筆於廬陵劉岳申曰是能言而能不以私相譽為
悅者宜求必得予辭不獲則士民合辭以請夫為政而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不可以一事書者皆善政也為政而不驚世駭俗者無
所為而為之故也是故得神武不殺之意而奉行之者
可以為天子賢執法得財成輔相左右民之意而擴充
之者可以為天子賢宰相兼斯二者惟公有賢在國家
宜著旗常勒金石以傳不朽在天下宜善頌禱永歌謠
以垂罔極雖德慚吉甫才乏輿人敢憚修辭以垂彝好
乃為詩以誦之其詞曰
聖人在上天下无妄君子在位庶人不議惟茲江右自
昔民勞饑饉疾癘仍歲薦遭惟皇仁聖爰命臺臣由憲
而省曰惟吉人其人伊何文叔耿公道不干譽義不計

功暴有豺虎公如祥麟百獸率舞易暴以仁衆為鷹鷂
公如威鳳羣鳥畢隨以一服衆衆佐臺綱不競不綵公
預政本不剛不柔惟公德威威在不殺惟公聽明明在
不察知公之廉莫如天地天地知之甚於官吏好公之
賢莫如鬼神鬼神好之甚於士民士曰休哉載謀載惟
何以遺之我有好詞民曰樂哉載興載寢何以諗之我
有美錦維此織文自彼天孫濯以河漢晞以朝暾大江
泝泝天下訢訢孰以久聞不在斯文

書黃彌高所藏其先孝友故牘

巽齋先生初為里巷趙德善教子每食輒持歸以奉其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母趙有賢妻日置饌二而致其一於其家曰先生之母
食矣先生樂為盡會有十趙氏歲幣以請者先生不顧
竟以趙氏三子卒業成名及客郡齋家報母病馳歸則
母仆眩良久已甦矣即為書郡齋云計守道食頃正母
眩仆時也母眩仆於家而子安食於外守道尚可為人
子乎自今跬步尚可離膝下乎時郡守古心江氏也先
生天性孝友少孤事母終身孺慕以為常事兄如父愛
兄子如子為文章由衷罄竭無有人心者亦於焉變尤
樂道人之善不啻如已有如里巷甫和卿孝友一事先
生以為發於真心足助政俗凡一再言之先後郡守郡

為給榜歲時置饋和卿拜受其饋以奉其母而藏其榜於家里巷竟不可一見又得葉氏終娶盲女事實以告先生而聞於郡郡守為附郡志世易代遷其子發始從故牘得先生當日劄狀郡守書判以求題跋其孫仰復以示余余惟此書不待跋而傳而和卿有可傳者二非此書則世無知者予不可不傳之蓋和卿之孝可能其不求人知不可能也志不沒人之善尤不可能也和卿有鄆人之孝而無鄆人之旌門復賦使有旌若復和卿必不受之矣何以知之以其匿郡榜知之榜里巷猶不欲而况樹宅里者乎此和卿與鄆人異者也雖韓公復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生猶將許之若葉氏子有劉庭式之名而無庭式之位使無和卿則雖郡有先生足為坡而無由信於先生與郡守又何以聞於今和卿能使鄉隣不知有鄆人而知有劉庭式已有善惟恐人知人有善惟恐人不知是心也非無所為而為之者乎此宜先生所深與也此事在孝友之外余故揭而出之以為世勸而亦先生本志也和卿死今三世矣三世有寶藏此書者難矣又求發揮者愈難矣此又不可不書者也嗟夫為善何負於人哉是可以勸矣仰字彌高後先生書之五十一年里後學

劉岳申

箴

廬陵劉仲高邂逅蘓昌齡淮海之上風神秀甚
論辨偉然覽元學士為黨居仁書時習朋來四
字愾我無聞因述聖訓箴以自厲云
學以進德難在始入謂鳥數飛如鷹學習所貴習者由
外契中由生入熟理到深融昔與我二今我為一學苟
在我動罔不吉是故講易習繫之兌以言乎說無出其
外於乎時習是謂日新後時廢日天之棄民

右時習

學有始終數為學半惟知與仁聖以一貫明德新民均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謂之學以後民迷孰云先覺盡人物性乃盡其性有道
無教豈天之命朋爾遠來均我受中朋之不來學亦罔
終我日邁矣而月隨之聖有明訓欽哉惟時

右朋來

銘

自得齋銘

廣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為之銘曰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皋伊萊不
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匪遙故曰
顏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不逆境三自得吾樂人自不

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况陳蔡又况宋匡於乎小子
自求自趣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
自得矣何以銘為

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



